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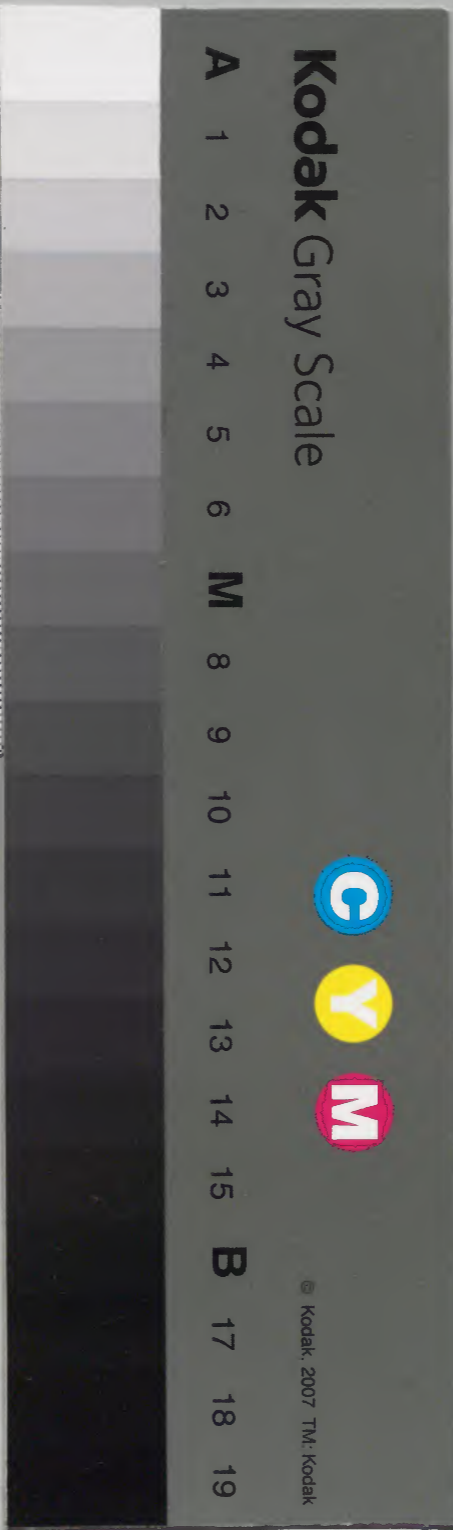
河南通志

卷四十五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四一	六	三九六	漢書
八	二	九二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二	九六	漢書
三	二	九六	
(五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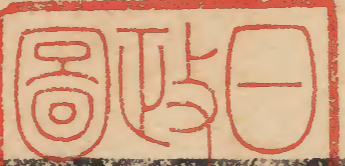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452)
函號	291 97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五

藝文十一

淺草文十一



明張孟兼商巫咸祠碑記

惟書曰在太戊巫咸又我王家又曰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巫賢巫咸子也則巫咸父子世為商輔相矣而巫咸尤見諸子百氏書夏邑有山曰巫咸頂志以巫咸隱於是為名頂故有巫咸祠惟遺甓焉而莫知其所始山麓有廟尋廢蓋宋崇寧間邑大旱禱巫咸而雨請于國賜封王號見斷刻云洪武八年冬縣令闔育等即其頂作新祠而以巫賢侑惟巫咸古賢臣也生而為治功在王室沒而為神澤及後世矧能出雲為風雨而民以望歲者望之其可謂靈也矣是宜食享其土不誣乃為作迎享送神詩使敬祀之而亦以記其成焉詩曰巫山兮巉巉神隱兮中巖神去兮千古盍瞻兮我土神化兮為雨風雲兮上下吁我民兮匪神何怙山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五

雲兮浮浮神宅兮山之幽神降兮我留於薦兮我  
羞我享兮以雲匪鼓鐘兮為娛吁願我民兮不渝  
神享兮何之風雨兮其馳神我兮不違  
我望兮以思吁樂歲年兮惟神自茲  
**薛瑄許魯**

**齋祠碑記**

新鄭縣西山大隗山之左里曰陽緩元  
魯齋先生許文正公所生之地也先生

世家河內金季其先人避兵是邑實生先生於里  
中金大安已巳歲也縣學有祠以祀先生其事具  
於碑今碑存而祠廢士大夫之往來與凡民之向  
學者或嗟嘆以為缺典江西南鄧麟訓導邑庠乃即  
夫子宮墻東隙地構屋三間作先生像於中以時  
致祀既而求記於河南僉憲劉公咸公以推余余  
憶往年過是邑鄧方謀作祠又二年再至祠成久  
矣鄧之志可嘉哉於乎先生之道之德之學所以  
紹程朱之正傳淑萬世之人心者固不待後學小  
生之稱贊而獨念是邑乃先生誕生之地顧祠宇  
久廢人心缺然無以寓敬鄧能因心興事作新斯  
宇使凡進謁庭下者如親炙先生若克然有得而  
退其有補於天理民彝不淺矣遂書  
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無替於承祀云  
**劉咸伊川書**

**院碑記**

永樂丙申秋余自西川調至河南間嘗出  
巡伊洛過兩程夫子之鄉往往訪尋遺跡

而不可得一日道經鳴臯見莽蒼荆棘中敗屋歸  
然無門墻局鑰以為限因取捷造之至則蘿叢紛  
翳獸蹄鳥跡交乎其中有像設遺繪滅不可得辨  
摩挲石刻而讀之然後知為元敕賜伊川書院蓋  
上以奉先聖先師其殿兩廡東則以祀程夫子兄  
弟及濂溪康節橫渠溫公南軒東萊晦菴九先生  
西則以祀魯齋許文正公而其文實翰林直學士  
薛友諒所撰其書實趙文敏公之筆也因再拜其  
下發為一詩以遍示河南諸學官冀或有以相予  
新之者後予以公務所羈足跡弗及再至距今又  
七八年以向之所冀者竟無一人義舉而其傾壞  
視昔所見尤甚也予乃盡出廩資以付河南府經  
歷解希淵嵩縣知縣吳祥俾持以為謀始之計而  
郡中官屬若知府李遵義教授楊旦以下聞予茲  
舉亦皆忻然割俸以相厥役未數月殿廡像設煥  
然一新工既訖予又恐夫繼今者或忽其事而莫  
之重也乃命有司歲擇謹厚者一人復其家俾守  
之而因以書其事始末于石庶俾後人念其成之

不易相與扶翼 **陳講都指揮使司題名碑記** 河南

以保其勿壞 揮使司在國初為行都督府洪武五年改設都指

揮使一人同知僉事各一人與藩臬並列為三司

舊亡題名碑往蹟莫考亡所勸是歲都指揮中

山胡君永錫自僉書擢掌司事洎其寮湯君卿張

君蓋臣孚志協恭圖舉厥職視諸垣宇就敝列狀

兩臺請出官帑市材鳩工治頽葺壞表其坊曰專

閫丹彩晶爛萬目改觀諸廢既飭遂稽往牒自毛

公禮而下得若干人並揭爵里姓氏鏡諸鉅石屬

予為記講曰昔者黃虞之世大道無為已不廢武

蓋陽舒陰慘天之道也文經武緯治之則也組豆

于戈一張一弛故能耀德宣威廓清寰宇後世侈

聲容而忘武備棄險阻而就偏安如宋之不競可

慨也已國家稽古建官內設五府埒於六卿外設

都司並于藩臬豈非文武並用兼制中外者乎河

南奠于中土迺南韓魏諸大國之地所謂天下之

樞也執其樞以運九州其地不重乎平原千里大

河中流無名山以為之限進不可攻退不可守西

南逖遼民俗儻悍盜鑛掠貨騁馬彎弧卒歲為患

保障之寄闔司專之其任不重乎所轄十三衛所

什伍之簡練屯戍之更番車騎之鈎考器械之整

齊城堞之繕修芻糧之儲峙皆三臣者責也其政

不難舉乎是故非勇不振而驍勢者或傷于疎鹵

非謀不成而膠固者或闔于幾微非廉不威而矜

持者或淪于軟靡非才不集而穎銳者或峻于侵

削是以君子養其勇必正畜其謀必審勵其廉必

終克其才必弘四者具而後政可舉任可勝也故

有治人無治法試攷列名於石者豈皆無惡于是

乎故稽名實則淑慝辨訂是非則取舍彰然則茲

石者非所以昭勸戒哉夫前者今之監也後之于

**王誼鄧州城碑記**

鄧州

毋使後人而復取舍于後人

則有人有政茲石誠繫重矣

禹貢豫州西南隅秦邑為穰隋唐改鄧州宋金因

之元初都督史公以其境接襄陽更築外城二十

寇民之懷土來歸者率匿山野洪武二年冬十一月  
 上命金吾右衛鎮撫孔侯顯守禦是州兼知州  
 事以兵士五十人從之侯抵襄陽訪鄧之流寓得  
 麀裘推及耆老劉孝先者導至故址侯於是冒霜  
 露披荆榛收集散亡與舉廢墜規為新城三年冬  
 十月上聞侯治狀賜世襲誥命四年夏城成公私  
 屋宇亦完市井綦布民之附者日益眾焉是冬籍  
 軍士千餘人編民千七百戶六年秋朝廷以功擢  
 侯千夫長掌印專理戎事不煩州政蓋優之也且  
 調南陽衛千戶李侯德副之同寅協恭日嚴夜警  
 戢暴防奸域民衛眾之計備矣群黎有賴四境無  
 虞野耕市易文恬武熙皞皞如也故公劉之遷幽  
 周公之營洛召虎之徹江漢雖功業巨細之不同  
 然其理則一也今侯再造夫鄧建千載不拔之基  
 所以厚民生興王化藩屏邦國之意非利一人一  
 物之功可處也故書之以俟太史氏之未錄云

**周遜昭烈廟碑記**  
 距南陽城東四十餘里沃壤平  
 巔約二里許環其麓僅五六里餘白水豫山襟峙  
 其前層巒遠嶂環列左右山則巋然中立獨秀世

傳漢昭烈嘗駐兵於山後人慕其德遂建祠以祀  
 焉歲值旱蝗鄉民致禱無不應者丁元季兵燹之  
 亂祠宇不存國朝洪武末耆老温德即故址重建  
 迄今又四十餘載風雨震陵棟梁朽腐甍瓦飄毀  
 將為榛莽之墟矣宣德壬子涿郡劉君魯來尉南  
 陽嘗因公務過祠下見祠廢毀慨然有志修葺而  
 弗克就今年春以丁外艱去職嘆曰有志於神而  
 弗償其志是乃慢於神者也迺捐俸金掄材鳩工  
 命耆老温雄代董其事而雄乃德之孫也非維能  
 以君之心為心克勤厥事又能以其祖之志為志  
 悉心殫力於其間凡不足者郡守陳公正倫為之  
 助經始于孟夏之月落成於仲秋之日為廟凡三  
 楹復繪塑昭烈諸葛亮關羽張飛諸神像以祀之  
 既訖工雄來請紀予謂之曰昭烈蜀先主也當漢  
 之末曹操挾天子令諸侯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  
 之獨諸葛亮知昭烈為帝室之胄偕關羽張飛委  
 身事之建都西川以誅曹復漢為志其後雖天不  
 祚漢而豐功盛德續夫帝王之統歷代相傳自有  
 於民也由其枉駕草廬駐兵茲山後人慨想遺蹟

而祠祀焉非褻也敬所思也且民心思慕千載如  
 一日亦因地而致敬者也况昭烈諸神在天之靈  
 猶必顧懷遊憇來茲所以後人祠祀旱蝗必獲其  
 福今祠既毀詎可不葺之乎嗚呼善哉雄之言也  
 劉君葺斯可謂尚德之士矣矧劉君為政三載民  
 咸德之不惟修舉廢墜於在任之時能修舉於去  
 任之日可謂能於治民事神者也茲因其請為書諸石以告  
 于謙開封府學敬

一亭碑記

夫子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亘萬古而  
 不息夫子之道歷萬世而不敝刪述六

經昭揭宇宙日月之照臨也教化之澤洽於人心  
 雨露之霑被也所謂生民以來所未有而三代以  
 降君天下者未有不循此而能治者也國家列聖  
 相承咸用此道內而京畿外而郡邑皆建立學廟  
 以祀孔子以育才俊所以資化源而崇教本也開  
 封為中州甲郡故有學廟歲久隳圯儀觀弗稱前  
 郡守黃公瑾有志作新成功僅及一二而以休致  
 去今郡守舒侯下車之初即以興斯文為已任遂  
 極力為之方牧諸公咸捐俸資以助經費於是增  
 庠而為崇闢隘而為廣飾陋而為華自禮殿講堂

以及諸生肄業會食之所莫不畢備規制宏麗視  
 昔有加郡博士黃宗謂此不可以無紀因率諸生  
 來請余言惟夫子之道如天朝廷作人之化亦如  
 天諸士子生際盛時沐浴清化又有賢方牧郡守  
 以作興之廟學之新文化之新也儀觀之盛士風  
 之盛也關係豈偶然耶為師弟子者朝于斯夕于  
 斯絃誦于斯遊息于斯其亦知所本乎苟知所本  
 則涵養本源砥礪素行學必造根抵而弗專事乎  
 言語文字之末異時出而致用得志則力行其道  
 時與志違則求無愧於名節無愧於天地鬼神而  
 後已若然則無負於聖人在天之靈無負於朝廷  
 作養之化而亦無負於天矣其於郡守作興之意  
 豈不重有光耶侯名曠字仲曦浙東姚江人以進  
 士起家拜黃門郎被薦出守是邦是舉也足以知  
 其善

魏驥汝寧府儒學碑記

汝寧府古蔡州也元  
 至元癸巳始陞為府

其府學即舊州學金皇統間所建者知府耶律文  
 謙以湫隘弗稱且遭焚蕩惟禮殿僅存遂改為汝  
 陽學別構府學於府治之巽隅今學是也皇慶改  
 元知府張昇又以規制簡率復修飭之茲學至是

始克就緒垂今二百載風凌雨震其間梁木未免頽毀黜堊木免漫漶甓甃未免缺落致過之者莫不容嗟惋惜病其無有注意於此者焉正統三年春保定李公敏以知府事來蒞是邦政事之餘歛然曰斯學之傾圮獨非吾之責耶惟役殷費廣顧力微不能獨勝乃謀之於守禦千戶倪誠等暨邦人之篤於斯文者咸唯唯以樂助之公卽首捐已俸爲倡不逾月得所助白金以兩計者四百有奇公悉屬之教授紀振掌之旣而召匠需材肇工於正統四年之春二月訖工於明年之秋八月殿堂室廡視舊煥然一新規制則尤加弘敞旣落成公復以學之師生出入之途早狹沮洳又以他地易軍民所居之地闢爲大道榜其棹楔曰興賢致邦之人士若老若穉無不改觀而稱嘆嘖嘖焉未幾公以膺特詔陞尹南京之應天府嗣其任者若知府穎上李公秉同知建昌張公鑑皆弟君子也覩茲成績謂公之興建與千戶公等之歡助不可無述以示後之來者乃徵記於予夫學校爲美教化育人材之所實王政之所當先也苟有廢墜凡有提調之責者其可視爲緩耶今公下車之初卽

汲汲視之以爲已任然又夙夜殫心竭慮經之營之俾其克底於成良亦難矣是不可書乎且聞公於是學締構之始所乏者堅大之材以足榱桷之需忽一日大風拔木於近地得所拔之榆槐合度者數十本以足其用或謂公是念與神明通而神明茲有以相其成也故併及之以爲記

### 哲紀將軍廟碑記

鄭州滎澤縣西有滎陽舊城漢紀信將軍墓在焉正統三年二

月詔封信滎澤侯謚忠烈建廟墓前有司春秋致祭蓋從鄭州儒學訓導郭明郁之請所以表忠義而勵臣節也惟茲滎陽鄭衛之間實爲楚漢之地當時楚兵圍高帝甚急漢之謀臣武將非不多也顧無策以出之者侯獨乘王車詐爲漢王出降由是帝得脫去羽怒燒殺之夫以項羽之暴所過誅戮無遺侯固知詐必見殺也乃就死而不畏其殉主之心亦何烈哉向微侯帝必勢屈降楚項羽當肆憤而甘心焉則漢事去矣雖蕭何守關中韓張爲腹心將何所及乎帝旣出收兵復振不二年斃羽而成帝業所以傳炎漢四百年之社稷皆侯之力也其忠亦大矣或謂帝旣卽位爵賞封卹不逮

於侯又無一人為侯推明者皆以為憾以余考之始史氏之缺文耳否則漢初剖封功臣雖雍齒之讐且不遺焉而何靳於侯耶夫爵賞之報在當時者逸於史而難稽追崇之典在後世者緣輿情而可為嘗觀唐盧藏用以為墓碑謂縣令孔奉先修治侯墓以其事上請而所司抑不以達庸可慨歟歷年數百莫有能表之者宋周頴為廟記載真宗封侯為太尉又為拓大廟宇而隨以圯其制亦未備也洪惟聖朝褒忠尚賢之意無間今昔凡忠臣烈士墓則樵牧有禁廟則祭祀有時著於令典然侯精誠偉烈後千數百年而始顯豈不異哉制下知州林厚奉命惟謹躬詣墓所建廟廟成學正沈衡徵文記之余因述紀侯忠君之大節朝廷褒崇之盛典并以明史氏之缺遺後之人其永覽焉

孫原貞上蔡先生祠碑記

顯道先生居址在焉元

即其地置書院燬於兵正統庚申春知縣臨晉賀威偕典史交河李福教諭彭城馬蕙訓導彬陽黃敬因訪遺跡鞠為荒墟乃相謂曰昔先生為邑名儒淵源濂洛表裏關閩文獻可考風化所係合就

茲構堂而祠之各捐俸貲為之倡邑之文士舉忻忻焉樂為之助鳩工度材為屋十六楹階道門垣皆端直方整華采不施朴素是尚不數月畢工余適至其邑喜職政教者知所先務因率諸生祗奠而落成焉乃進諸生語之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孔子所以告子夏也昔李斯居上蔡東門師荀卿學非不習也上逐客書篆嶧山碑文非不工字非不精也相無道秦以愚黔首術非不深也然其學雖習而不本於道文雖工而不合於理字雖精而輕變於古術雖深而無益於治是古非今之一言使天下無全書其得罪於前古貽譏於後世至於今鄉人惡之天下人皆惡之所謂小人儒也後千餘年先生居上蔡南門師二程夫子學究孔孟之道覺玩物喪志之失有切問近思之功論仁曰生意論誠曰實理其所著述朱子取之可謂學有以明道文有以析理言有以發先儒之未發其有功於往聖有益於來學至於今鄉人慕之天下人皆慕之所謂君子儒也爾諸生幸際文明邑得賢師帥學得賢師範追崇先生之學以表率之俾爾後進有所觀感於鄉先二儒固必公其好惡慎



其所擇務正學以攀南門之逸駕毋曲學以道東門之覆轍庶幾君子儒無惡於人無愧於先生以見重於天下也

陳智汝州儒學碑記

洪惟我朝統一寰宇九圖救寧

武功既輯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天下之治內而京師外而府州縣咸建學立師以教育賢才歷更列聖治教休明得人日盛肆惟皇上繼統丕闡文化首頒明詔以興學為務復用廷議簡擢憲臣列布中外專董教事而責任於有司河南汝州舊學在州治之西禮殿迫隘堂舍亦弗稱知州嘉禾沈貴同知三衢葉嵩承命震惕謀更而大之乃量地輸材揆日募役而僚佐羣庶咸悉力以相焉專委耆老姜志視工其殿寬廣比舊加三之二增飭明倫堂射圃齋舍門廡庖廩咸契于度崇以周垣端以直道暨茨甍甍黜聖髹彤嚴翼閱耀煥然聿新始於正統元年六月訖於二年季春妥神有位配侑在列藏修遊息各適其所落成之日師生交相慶惟嵩與予為同年進士考滿來京謁予為文歸將勒諸石夫導宣上化以振起士類長民者之責也沈葉咸奮身儒科刺於是州知為治先教化故是

舉尤加之意然非政令信於民未易致其成功之易易如此爾汝之士朝夕樂育於斯討辯道義磨礪忠孝薰陶鼓舞優柔而厭飫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俾文學之實資於國治理之效裨於時斯不負沈葉崇修作典之盛舉朝廷涵育訓迪之洪恩也若夫弘獎文化興滯補弊嗣為政者所知也因

劉定之程明道祠碑記

明道先生知扶溝縣於公署後

築亭遊息歲久圯壞遺址僅存今縣令陳君紀有意新之而未果河南憲副尹公內則按臨至是聞而喜之使勉成之於是計工集材創始於景泰四年十月初三日落成於明年二月十五日不為亭而為祠堂者以先生過化之地宜尊敬焉而不可狎也據圖肖先生像冠服如宋時之舊者存其真也尹公以書來徵予記按先生當神宗時仕於朝王安石方得君變法素知先生賢欲援以為助而先生初持使者節繼為監察御史論列時政數忤安石由是屢貶黜得知扶溝邑多盜歲焚舟掠財先生捕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以處之令常挽舟為業自是邑境無盜內侍

王中正以事巡歷畿甸所至供帳競務華侈先生待之無所加卒亦無他此其見於伊川所作行狀者也余觀神宗可謂有志之主以復三代之治為務然所用乃安石當先生知扶溝時安石抱負籌策已悉施行矣而畿甸近邑寇盜之暴宦侍之橫若是畧莫能弭逮先生從容處置不拘常法不待聲色而咸得其當使其得位而施之功効詎可量耶晦庵朱子云龍德正中厥施斯普蓋謂是矣而致堂胡氏惜漢武帝不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古今一轍可勝嘆哉凡世俗之訾譏儒者率以為托諸空言未知其見於行事何若也先生立言以明斯道固學者所共傳習而其行事實斯道之形見在是邑尤為足徵而至是者不可不知所矜式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尚盡心焉

**四賢堂碑記** 河南府儒學明倫堂在大成殿東都御史王公暹以為堂東而殿西則是師生講習之處尊而聖哲祀享之處卑也乃於殿西隙地復構新堂以夾殿於其中而斯堂之所祀者邵康節程明道伊川蓋皆其鄉賢得從祀於先聖者也今年予以使事至河南獲祗謁焉退而思

復見周公於夢寐其希仰之篤不待設像設位以警心目也士之慕聖賢豈皆若舜孔哉故使其學舜孔之篤於希仰則當廟廡以祀其所師者矣人之聚而能有成者也乃若鄭之為地自古及今人才所出而所以成之可不盡其道乎何也周之東遷依鄭非鄭則王跡愈替矣晉之主夏盟也汲汲於得鄭非鄭則霸圖弗振矣賴考叔之事毋可謂孝子產之事君可謂忠夫王霸上所幹之大運也忠孝下所守之大閑也鄭之前哲有與存焉洎於後世史不乏書而至我朝有都憲著節者有翰苑發聞者有魁名顯仕者其他內外敷歷未易悉數謂鄭有人才不其然乎今余君思所以盡其成之道而修學是務將見英俊繼起而民以之化俗可必矣豈不善哉乃遂記之使落成而刻焉

**劉儼**

**修武縣城碑記** 正統十四年秋有寇時承平日久邊郡縣令築城以捍外衛內使其民有所恃而不恐詔許之今修武地界西北邊且當往來之衝乃

率先修葺為防禦計然卑隘薄削若環堵然故民雖依以安而昔之震驚自若也縣尹郭侯應誠患之而時未可以改圖景泰三年春四方無虞時和歲稔侯乃集耆老民庶諭以利害而莫不爭先趨令自正月始事至二月訖工城高二丈五尺濶視高減五之四四面為門上為樓重簷複道敵樓戰屋皆壯麗渾堅自關中達京師州郡城池莫能或過也初侯之興是役民雖樂從然皆謂工大費繁非積數稔殆未可集至是未兩月告厥成功蓋侯經營有方處置得宜一力不妄用一材不妄費故事速成而民不勞殆孟軻氏所謂以佚道使人者乎昔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於楚丘治其城市宮室各得其宜國人悅而美之作詩以歌其事文公之名因以赫然於後世修武去衛為近敵人之難雖非衛之比而郭公建置預備殆不下之惜予言不能如詩使侯之名赫赫於後世也雖然功者名之實郭侯有功於是城城存

**徐有貞岳忠武王廟**  
則名存矣又奚待予言哉

**碑記**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

之司馬文正亦嘗居此而亦得從祀者斯堂之祀不與何也以蹟言之若必祖父於斯子孫於斯然後為其鄉則惟兩程夫子為然爾康節自其城來今安樂窩其遺墟也文正自涑水來今獨樂園其故址也其蹟之均暫寓皆如此爾今既已有康節矣奚可以無文正至論其德則熙寧變法之初廷爭謬學士君實御史伯淳相倡和也元豐退居之際養晦著書皇極經世通鑑資治相符契也元祐更化之秋旋乾轉坤光居宰府願在經筵相表裏也德之頡頏又如此是豈可以祀邵程而遺司馬哉明日予與太守虞君廷璽教授鍾君旻暨其同僚諸君會於東郭語及之皆懽然以為宜無異辭乃定議更祀四賢其序先邵次司馬次二程以齒列也余為記其由且繫以銘詞曰河洛正中賢所萃維茲四賢當宋盛際或隱巖穴或起科第或居侍從或正宰揆孰能洞觀三才萬物鞭駕風霆探躡天月曰惟邵子林下豪傑孰能用世功烈峩巍平視韓富仰濟臯夔而又傳道為學者師曰惟司馬廟堂表儀孰能並峙一家兄弟伯若春和季如秋清猶燹猶惠可顏可曾繩繼前哲啓佑後

英曰唯兩程聖門餘禎同時四賢百世仰希禮殿  
從祀遍於海涯矧茲鄉里宜有專祠祠以敬賢希  
以爲已香火堂亭簡編窻几郡侯師 鄭州儒學碑  
生來遊來止際茲聖明其繼高軌

記 余奉使至鄭詣其學宮進拜禮殿退坐講堂與  
其官寮師生踟躕周覽至於終朝見其室稍敞  
矣其地鹵故其墻壁下潤勢有將壓者泮池階級  
之甃有缺而未補者其州余君憫然若以爲已任  
而未言也明日造余言曰靖之至此州也始踰年  
以民政之殷也朝勉夕惕未之有暇而於修學固  
不敢以爲緩其材甃之需程役之督已訂於二屬  
或有定論將揆日以圖之矣幸君子之至於斯也  
敢請記余嘉君之知所務也爲之記曰爲治者之  
于人材必聚而教之又追崇古之聖賢可以爲其  
師者使祀之蓋以爲不聚則散而獨學必至於怠  
荒無所祀則希仰之心弛焉此士之常情昔伊尹  
獨耕于畝畝而謂誦詩讀書以樂其道顏淵獨居  
於陋巷而不違仁未嘗與其輩衆處有莘東魯之  
泮宮也然人不能生而皆伊顏欲使其學爲伊顏  
則當庠序以聚之矣舜常若見堯於羨墻孔子將

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欲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  
國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  
存焉如宋岳鄂武穆王之事是已當夫徽欽之既  
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旣淪僅如一綫之屬旒  
國無其人誰與復立王於是奮自徒步應募而起  
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  
益勁遂平南北群盜傾僞齊以蹙敵蓋王之忠義  
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僞而爲者故能始終以恢復  
爲己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  
奈何主蔽于奸忘讐忍恥自棄其土而不能成中  
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  
者謂方鄆城戰勝進軍朱僊鎮而詔趨班師使王  
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誼堅執北伐乘屢捷  
之勢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  
罪顧不愈於束手就僂而志不得伸耶此亦一議  
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漢趙克國之  
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已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  
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  
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彼高宗之去孝宣遠  
矣又濟以奸檜之賊王旣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

裕之所為又非王之所肯為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也歟嗚呼於此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嘆聲其害王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景泰元年八月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潛上皇未復乃命侍講臣瑄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畧糾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臣瑄實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為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所生地間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論之忠義因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效力其明年春瑄以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祀既成勅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饗如制於是書其事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之職名碑陰又為送迎神之辭使歌以侑饗且以為天下忠義之勸云其辭曰王歸來兮毋燹猶寧不懷兮舊丘昔仗劍兮南遊刷國耻兮復君讐王之烈兮蓋九州羌彼姦兮忠是誅駕風鵬兮駿雲虬睠鄉邑兮少留牽有醴兮俎有肴式樂享兮春與秋右迎神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睠兮故鄉爰拜節兮

迴旌肆容與兮翔翔肅羽騎兮成行鸞強孤子射天狼福我民兮佑我皇于戈載戢兮無小旱傷蠲我祀兮烝與嘗江之南兮河之北徃復還兮樂未央右送神

碑記

祥符即古浚儀縣國朝省開封縣入之其學

是學云宋置都於此既設國子監則縣無緣更置學今學即雲老寺故址也洪武五年知縣吳聶創始規制麤備既而圯於水末樂四年知縣王春始修復之宣德十年教諭沈麟求得鐘樓餘材因大為理飾又闢道左右表以文林巍乎煥然士民聳觀暨天順五年蓋已二十有六稔腐蠹相繼比河決郡城遂蕩析無遺矣明年予以按察副使提學既至則有司已作禮殿講堂而廊廡齋舍漸以就緒而未甚宏偉予乃謀于二三寅恭克協惟同今按察副使安成王公齋首為之作饌堂於是庖湍庫庾悉還舊列左布政四明章公繪復即左右故道表以興賢育才而教諭陳禎等且率士民之好義者作二門其在禮殿之前者曰櫺星門在講堂之側者曰禮門又表其出入所必山曰義路櫺星

之南地廣二百步嘗為汴渠所經渠雖湮而積水如故人頗病涉而王公為作石梁于上稍南臨通衢又作飛樓適觀兵商洛不果今按察副使關中宋公欽甫蒞任即請學周覽咨詢曰我不可不任厥功曾未幾時竟登于成所謂巍乎煥然士民聳觀者益有加於昔諸生相率請予記夫求道必以學學必有師孔子萬世之師也人所以靈承向慕者宜無所不用其心况學宮乎况浚儀為中州之首邑乎孔子過儀儀封人云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晉地道記曰儀封人見孔子即此浚儀蓋在當時其邑人已知靈承向慕如此况我列聖繼作尊崇孔子檢詳學制諸生之所耳濡而目擊者又生長中州風俗素厚之地惟勤於誦習而務端其本誠如諸生之靈承向慕而持之堅焉則於道也不幾矣乎皆應曰諾遂書

**睢州儒學碑記** 孔子以四事以授之俾刻為記 設教曰文行忠信而唐虞與周五教三物之說皆已具其中充而有偉然施於文辭以揚聲稱者彙考其行與忠信或至背馳矣亦以文辭易攻而行與忠信難於積

習而體驗遂至於遺忽歟我太祖高皇帝既以聖謀聖烈登治功又以輔治之才莫不本於孔子四事之教之效乃自京師達於郡邑皆建學學皆有廟時祀孔子以大報本而養士有廩隆師有道使之修五教明三物涵煦積久而四事有成暨今皇帝以承以繼申章程嚴戒飭優獎士類志于孔子四事之教無擇於所謂難易益資取而敦行之故今百年之久士習正而治功盛者知尊孔子之教之効也睢舊有學淪於水前知州仲廣嘗以改作規制不備今知州謝光下車即慨然以創興為已任曰此報祀先聖與尊賢隆師之所不備不足以稱祖宗之德意於是廣公儲節冗費市材經始踰年禮殿成巍然煥然加于舊觀遂作兩廡及戟門櫺星門歲時致祀陶冶之器籩豆之屬諸需畢集再踰年講堂成以致齋庖之房棲寓之廬庫庾之次百室悉具又闢道通往來以泮宮西南為射圃立觀德之亭置侯一弓六矢百以事射既訖工學正宗昇訓導姚玉相與告于昌昌奉命提學方督察守令母惰祀慢賢以棄儒道而光式克興創庶幾所謂輔治之才知以孔子四事之教取資而敦

行者夫孔子道大德宏約之為四事以教萬世我  
 列聖特尊慕之推而正士習期治功上有好者下  
 必有甚焉此光之於睢所以力任興作不敢以不  
 備自己也繼今睢之士不勉勉於四事以施五教  
 明三物敦行積習體驗而擴克之出以輔治將繩  
 繩而多才乎然則光之是舉蓋不為無益矣故書  
 其事于石以告睢之士且以用警郡邑之惰慢  
 而棄儒者而材用之數不係于大要不書焉 **新**

**野縣儒學碑記**

新野為南陽望邑其廟學舊嘗建於縣之西城外既而廢於兵國朝

洪武六年始重建於今縣治東密邇闡闡規制簡  
 朴積以歲月禮殿頽圯天順八年昌提學至邑慨  
 然思一新之而地當要衝民憚興作又二年乃命  
 邑令趙澗首創講堂遂作禮殿作賢廟次乃棲書  
 之閣貯器之庫潔牲之厨至於藏修之所庖福之  
 處廩餼之資廝役之給莫不悉備以成化六年十  
 二月落成位置嚴邃庭階崇峻衣冠彬彬絃誦羊  
 洋禮樂文物之盛甲於他邑乃為之銘其詞曰皇  
 風播宣德孔滋四海郡國同一施右文養賢治所  
 資嚴欽不怠今見之吏民趨事無怨咨煌煌禮殿

尊聖師教闡禮樂書與詩衣冠彬彬出以時保真  
 襲偉達四支仁義忠教端厥思昭哉堅白無磷緇  
 後來考者監我詞扶傾濟美 **紫雲書院碑記** 天地  
 勿吝私垂於萬世恒如斯

聖人出聖人者代天地而有為者也其言易詩書  
 春秋禮樂其道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德孝  
 弟忠信禮義廉耻其法政刑然而聖人不世出而  
 世之人志將有為使學非聖人之言非正學教非  
 聖人之道非善教治非聖人之德化非盛治必資  
 之而無不盡則推之而無不準其明効大驗有不  
 可誣也唐虞遠矣三代相繼禹湯文武以聖人而  
 位乎上伊尹周公孔子以聖人而處乎下故當是  
 時道德光華敷被萬類薄海內外治稱盛極史更  
 漢唐其君多號有為若董仲舒韓愈亦皆有聖人  
 之志而不能茂於其實以成其業而遂至衰微宋  
 朱徽公熹始以聖人之學追尋河南程氏兩夫子  
 之緒以修明易書詩春秋之訓講求父子君臣夫  
 婦長幼朋友之義以弼成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  
 俗而期以措乎政刑以收正學善教之功而不能  
 盡用無恠乎治之不盛也自後百年之久而魯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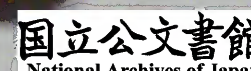
許文正公衡起河內相元世祖今又百餘年而河東薛文清公瑄起鄆陵相我英宗皇帝凡儒者慨然於千載之後欲身遇三代之時得以正學善教昌被庶類以樂談盛治者至是乃有以慰於心而及於身夫身豈我之所私有哉聖賢之事之所寄也非學無以成教非教無以廣治矧欲仰師伊尹周公孔子以及程氏又考求朱徽公正學善教之功期如魯齋河東之有遇而或曠乎無寧居心固有未安者此浙江按察使襄城李公紫雲書院所以作歟李公博學能文而重之以其道飭之以其德又慎持法思以輔治而成功者卓然已有稱於人其君父御史府君憂也讀禮紫雲山中而學徒雲集登笈至不能容李公曰自程氏兩夫子起倡道學數百年相承至魯齋河東兩公皆出河南古今豈不相及學之未正教之未善循至平治之未盛厥則有由然矣吾辱生於兩夫子之鄉得私淑魯齋與河東公之教且遭逢聖明之治以與群弟子修明易書詩春秋之訓講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義用弼成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俗期以措乎政刑之說亦獨何幸朱徽公作白鹿書院

而天下仰之今河南所在有書院而惟伊川魯齋為盛則吾之復為此舉要亦不為無助於時既而書來徵予記其成予提學于此邦聞李公實嘗采薦佩符流行且久矣而不能有所振起是李公書院之作學徒彬彬絃誦洋洋峩冠哀衣加盛於學校予方竊負愧其何敢以為記然惟河南道學之傳程氏起之而魯齋河東繼之李氏復欲以正學善教仰禪朝廷盛治蓋此邦風土氣尚之素厚培養積習必益有大振于其後者夫使知自李公以始則又易得而辭為記公名敏字公勉景泰甲戌進士由監察御史進按察使而書院歲月之經紀山川之明麗與夫材費之數供億之儲李公別自有序故茲

**陳循南陽府儒學碑記**

洪熙紀元夏廬不復贅云

監察御史來守南陽方下車即謁拜先師孔子於城外之東關因周覽廟學皆以隘陋為詢諸郡人長老南陽大郡其所以祀先師育賢材者固如是耶長老言廟學故在郡城內南陽衛之東永樂初以衛為唐王府第未幾工正所火延及廟學因度地於此遽遷苟成加以歲久無怪然也君乃嘆曰





是豈可因仍乎既而視民力不足以相事心恒以爲歉焉由是日積月累迄於宣德辛亥始克撤而新之殿堂門廡皆增其舊與夫先師先賢遺像冕烏裳衣塑繪如章遷廟右之文昌祠於左而建先賢祠於右以祀漢廷尉張釋之諸葛武侯諸賢以及講堂齋舍饌屋無一不具嚴嚴翼翼弘偉雄麗又慨音樂殘缺廢弛十將八九矣乃殫慮葺理而悉新之於是祀神有器侑祀有樂用人之力雖多而人不以爲勞鳩衆之財雖富而衆不以爲費經始於是歲之冬而落成於明年之秋又植栢數十株以庇庭階既成來請予記於乎孟子嘗以急先務爲堯舜之道則爲政之先務孰有先於教化者乎教化不行人惟見利而不聞義故詩書所以教民親其上而死者其長者也孔子刪述六經垂法萬世莫有大於此者嘗觀古今天下之人卑者不肯以踰乎尊少者不肯以踰乎長群而不爭和而不黨孰使之然亦惟詩書之道不廢而已則詩書之爲教始過於布帛菽粟之養生民不可以一日無也故曰爲政莫先於教化而詩書者所以爲教化之具也陳君以詩書發身於利第其爲御史偉然

聲譽在縉紳間至於作郡又急所先如此其非所謂能知能行者歟凡來學於此者能以陳君作學之心爲心而篤於詩書之道焉則庶幾不孤也故於君之請記爲書諸石以告

**吳阿衡重**

**修泌陽縣儒學碑記**  
泌陽在五代時爲州學制靡

之季改驛基而創之者歷勝國至皇明洪武初始一修天順間又三修亦既二百餘年所矣旋因風雨飄搖浸致棟朽宇折先師神靈幾無所妥佑會萊陽高侯來蒞茲土謁廟之日仰視椽桷俯視廊廡庶不覺咨嗟太息思欲大爲鼎建顧其倉無積粟府無餘錢夙夜籌畫積俸百金悉倒囊而出以鳩工釐材余時方謁都門尚未經始逮卸命東役便道過里則見自殿廡堂齋暨文昌祠櫺星門諸處俱赫然改觀屈指秋抄冬初相距僅三閱月而工已告竣噫何神速若此也則侯之所爲拮据料理可知矣泌雖忝竊中土雅稱文獻奈壤僻地瘠兼以歲比不登民至稱薪而爨數米而炊侯甫下車慨然以愛民好士爲念及期而政通人和百廢俱興租稅之供聽民自爲收解自清理簿書外侯無

預焉蓋以世族名賢雅慕古昔循吏第祈無忝家聲不邀羸餘以潤囊橐故居官一切糜費悉取諸宮中而用之惟日食泌陽幾升粟幾斗水耳對下民如對平等不作惡聲厲色桡楊桎梏之屬懸而不用一時廷無留獄邑無冤民神君慈母之頌口碑載道而于薦紳學士尤所折節隆禮者通負輒為寬假寬抑輒為解散每朔望進諸子衿羅列與之咨詢時務商確學業日中不倦諸善政更僕不易數其謙虛則吐哺握髮也其愷悌則泣罪解網也勤政則星出星入也清廉則懸魚瘞鹿也雅化則置牛買犢也異端則化虎馴雉同穎兩岐也甘棠蔽芾桃李盈門直堪與河南之黃霸潁川之趙廣漢南陽之召信臣千古輝映圖史而留心學校尤其彰明較著自此制一新行見泌之人文輩出次第雄飛為山川生色為國家吐瑞侯之厥功顧不偉與茲役也分猷則主簿富平繇君教諭萊陽薛君司訓西華董君石首劉君典史青陽章君相與同心協力共襄盛舉皆宜並鐫于石以志不朽者余不敏適諸學博偕其弟子巧余言余服侯之雅意且為桑梓後學慶姑述其梗槩如此云

葉

盛唐縣儒學碑記

唐縣學久而傲也以提學副使劉君奉揚皇言檄而新之其既

新而成之也劉君又以書而求予記之夫記從言固以言為義而學之有記亦尚矣自唐之文公韓子及柳宗元數篇者出後來能言之士雖有作者莫能加焉尚奚以言為矧劉君今之韓柳也又奚以予言為然而不以言亦奚以副劉君之意哉於是進奉書幣者坐焉而告之曰幣不足道也我非韓子門無劉又焉用幣請相與言學夫唐俗何如曰唐南陽之望縣也土厚而民淳無棄本逐末之習自昔為然今為甚然何莫非學也唐之士何如曰士尚敦樸知從事學問居則重於鄉出則重於國仕而之四方者往往以名節才行見知於達官君子然則劉君之教何如曰劉先生之教我非易禮詩書春秋之經孔曾思孟濂洛關閩之言弗言非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行弗行學之制有舉有貢必明必公諸生有所業勤誦數者必責其躬行廣才藝者必端其心術而凡其學之名師長者惟視其模範教條之能舉與否文辭之或不足畧焉劉先生之教我固亦多術矣無他卒歸於君臣

父子長幼夫婦朋友明人人大倫使各盡其當然而已噫善哉乎劉君之教於唐雖以教於天下可也其知重夫學有以哉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夫百工藝之賤者也工而不得其所則事有不成况學者乎古記有之官先事士先志在禮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而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古今之所學所以明人倫者在是所以化民易俗者在是所以育賢才而致太平者在是其為道之大小可知也顧不重歟夫劉君之為教如此其專也劉君之與學如此其至也唐之人宜知所化服矣唐之諸生豈徒安居而廩食幸科目苟利祿冒儒者之名曰吾劉先生之弟子而已哉其為學宜何如也劉君名昌字欽謨余同郡人又同榜進士嘗為部正郎預館閣修纂今為中憲人夫河南按察司副使文章政事卓然第一流人物是役也楹屋之數工費之詳歲月之實與凡有事於修繕其人可以為勸於後來者別有所述悉列諸記

**謝琚曹學正祠碑記**

聖朝道學大明真石之背云

嶠澗之間而月川曹先生出焉方其幼也則以希聖希賢為已任及其壯也則以繼往開來為已事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則非天命之性矣老氏以無為道則非率性之道矣然於聖人精一執中之傳果何有哉茲非所謂覺其非而距之者歟不寧唯是欲齊其家也則著家規輒略欲教人也則著四書詳說欲明吾道則太極西銘通書不容不釋也欲闢邪說則存疑錄夜行燭不容不編儒家宗統譜以示人真源正派之所在撰月川詩譜以示人一本萬殊之微旨慮人子不知事親之義則出孝經述解以誨之恐學者不知文章之正則編性理文集以教之此其著書立言為可尚也親在則飲食衣服惟務精潔養志悅色以盡其心而父母安其孝焉親歿則疏食水飲五味不入其口寢苦枕塊廬墓六年祥物來應而鬼神享其誠焉先祖之合祀者則建祠堂以事之而四時有薦外族之無後者則建義祠以奉之而百世不絕作詩以勸兄弟之同居立言以戒男女之不義詣縣上書請毀淫祠貽書於人止修神廟身既卧病力詆巫覡之謬偶與僧會直言神佛之妄屢舉同僚之

喪每篤師弟之恩貧無赴任者濟之客死於道者  
 葬之勤官開倉賑濟而活者甚衆論學徒喪祭以  
 禮而一郡皆化此其尊聞行知爲可法也先生姓  
 曹諱端字正夫月川其別號也通五經應永樂戊  
 子鄉貢進士試春官登乙榜進士巳丑擢霍州學  
 正壬寅擢蒲州學正甲辰霍蒲學者上章爭留之  
 上命復任霍州以章奏所上有運速也甲寅終於  
 官權葬霍之高氏之原琇璟二子廬墓邦人稱其  
 孝丁巳遷柩歸葬澠池祖塋二州皆建祠於學宮  
 之次其德行文章有足以感動於人者如此哉茲  
 祠倡建者僉憲姑蘇張敬董工者知縣臨淮胡復  
 襄明而成者教諭新安湯自新也經始於正統庚  
 申之冬十月落成於辛酉之春三月嘉諸公崇  
 賢尚德之義故不揣已而記之以告夫後之觀者  
**龍大川預備倉碑記**  
 預備倉者尚侯作也侯湯陰  
 載歲連弗登倉無斗粟民皆仰于他邑故環河南  
 之爲邑者百數皆以湯爲疲銓曹注令者數千皆  
 以湯爲難琴堂常虛席矣余昔試春官歷尚都九  
 千餘里過名邑間某縣蠲其賦某縣得某人革其

弊化難爲易蓋亦有之湯之民亡稅拖其難自若  
 也天順七年癸未侯下車首詢救荒一策驚而嘆  
 曰物有盛衰歲有豐凶理之定數烏可以無備乎  
 有備無患于是謹出入節冗費殺婚省禮立禁條  
 民漸日足拖稅以完繼召募闢荒蕪得穀麥一萬  
 四千餘斛又節斛面得粟米以資日用匠作之費  
 獲盜六畜盡給軍民及貨牧馬皮總得錢鉅數  
 十萬以爲糴本糴視時之價價不抑也糴出干官  
 民不與也倉之掌擇二毛以守之利不侵也歲小  
 饑則視糴之價以糴價不增也大饑則發所藏每  
 斛取二分息防其耗也是時河南之地皆饑侯  
 以義諭民納粟拜官者千有五人立石者二人計  
 得穀一萬六百斛凡遠方聞之徒來就食者千餘  
 人侯命義民鄭貴主其計日施粥以活之時民皆  
 菜色湯獨晏然于是顛連者更呼相賀曰昔者吾  
 邑小饑則富家操穀價以制吾輩之命今歲大饑  
 賴吾侯以全活而富家不得操穀價以羅壟斷之  
 利非可賀乎夫救荒之政立由于委積之法遠矣  
 熟而歛饑而散常平之法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  
 義倉之法也今之平糴行乎平常也取其少息用

乎義倉也常平之法美則美矣但日漸以耗故官帑厚而政壞義倉之法善則善矣但歛散無約故民益窮而政廢今之平糶有不費之惠仁也取其少息有無窮之用義也仁則絕怨所以節義倉之太過義則植本所以防常平之不足若乃有本無息則日消月磨本竭而倉敗不可以徙非善謀也若乃有入無出則怨生而政廢不可以遠非善政也是倉兼而行之參乎仁義其慮遠矣則其所以廣先賢之遺意輔前人之未到寧不在於茲乎倉在城中縣治之南二十五楹穀麥二萬九千六百餘斛二毛則王俊王福贊其謀者主簿黃君順之助其成者縣丞連君子實侯名璣字大用陝右同州人也成化五年

**胡謚包孝肅公祠碑記** 故有包州人吉日立石

孝肅公祠蓋祀其知開封時功也前後公知是府者多名人奚獨祀公益公其尤也公所歷諸官皆有績奚獨祀公知府功蓋開封京府其功可以該諸績也惟公之在開封也剛毅不阿貴戚宦臣爲之歛手猶若居御史諫議之論斥而且開門聽訟吏不敢欺即廣其知天長時斷割牛舌訟之明也

劫毀勢家侵惠民河園榭即推其轉運河北時請以牧馬地賦民之惠也自奉儉約無異布衣誠子孫不敢犯賊罪即克其知端州時歸不持一硯之操也與夫知瀛州而請罷回易在三司而置場和易以免民供上之物則皆繇京府以達諸外郡者也然則公敷歷中外之績舉於是乎該矣故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云比卒太常乃併其親老不赴調親沒廬墓之行謚曰孝肅蓋寔法所宜祀者此開封所由以祀公也而當時知是府者前公如陳文惠康肅兄弟繼尹薛簡肅威嚴如之後公如歐陽文忠呂正獻濟以寬簡然皆爲他善所掩其知是府功則莫與公者此開封所以獨祀公也祠在府治廳事北創始未詳歲月歷金元以迄我朝府列外郡祀事歲修不廢祠則屢葺乃成化癸巳前知府孫侯瑜以址隘宇將壓相得府治巽隅隙地遂徙建焉工未就緒而孫侯卒今知府張侯岫至亟繕完之中爲屋三間左右翼兩廂各三間前豎門樓周繚以墉肖公像其中黝堊髹漆煥然一新張侯手署其扁曰包孝肅公

之祠爰率僚佐落之而告慰公神如禮每春秋用牲醴致祭著為儀且哀公遺事奏議載擬以廣傳焉其尤知慕公者哉僉謂斯舉不可無記以告將來張侯屢以為請因述開封府所以祀公之意俾人知公之功不

三蘇祠碑記

宋蜀之眉山蘇氏文忠文定伯仲兩公其

墓並在今河南汝州郟縣西北三十五里所謂世傳蘇墓是已蓋文忠嘗謫汝愛其地有山形勝類其鄉遂有終焉之志因號曰小峨眉眉山貽書仲氏文定曰他日我死貧不能歸其葬我於是既而自請徙常以建中靖國元年卒其子過偕文定奉柩即所謂小峨眉山僅二百里而近越幾十稔以正和二年卒亦葬茲山而過始既葬其父遂家潁昌之斜川距茲山視許尤近與文定子孫歲恒有事焉此二墓之所由也宋南渡二公之後率散處靡存歲時寢廢瑩域日入蕪穢逮元貞初知州元叔儀為之封樹築垣稍復舊規至順初詔禮部又為樹碑神道以表之而朝紳且請建寺額曰廣慶命僧居守之置地若干畝以其租為祀事之費至正間縣尹楊允因謁廟而創祠焉謂兩公之學寔出

其父老泉先生教也雖眉汝之瑩相望數千里而其精靈之往來必陟降左右蓋未始相遠且墓必有祠而兩公之宜祀當推本攸自遂置老泉衣冠瘞諸兩公塚右而肖三像各設神主祠內父中子列侍焉此又禮之以義而起者也奈何元季寺燬僧無定棲地日侵於里豪用致樵牧弗禁瑩域蕪穢尤甚於昔國朝雖累詔有司視封先賢遺墓然遵承者鮮天順間蘇之鄉人吳中行準為河南按察使嘗檄命所司葺封三蘇祠墓功未就緒而行準致仕去成化丁酉行準季弟今河南左布政使節行驗欲卒成其兄之志也遂捐俸倡所司僚屬及郡民好義者出貲市材鼎建祠五楹左右翼兩廂各三楹前豎門三楹像主整舊如新三塚加封倍前周繚以垣肇工於是年秋七月越明年春三月告訖於是郊尹張廣歸里豪所侵地六頃八十畝有奇行驗率諸嘗有事者蒞之且告慰祠墓如禮僉謂不可無文以告將來屬謚記其顛末惟蘇氏父子伯仲家學之淵源與其所著述建立之雄偉卓絕驂馳而鼎峙者千百載猶一日雖四方庸夫豎子皆知敬慕而歆仰之而况吾儒之流與其

鄉之後進乎是宜其體魄之所藏精靈之攸萃其可不加護葺乎此前元諸良有司與今吳氏昆季所為汲汲相繼斯役者亦其高山景行之思之不容已焉顧行隼早歷內外臺既急流勇退有年今雖卽世而行驗方駸駸入柄國政蓋夙以

**州城碑記** 成化十八年秋河南北大雨漳滏水俱溢壞公私廬舍磁州城漫漶傾圮存者十有二如餓夫強支立勢岌岌將仆知州事張侯夢輔顧瞻咨嗟謂天下雖安惟備乃無患遂以聞于當道適副都御史趙公文溥撫治河南因下其事責成于侯侯勤夙夜一心力度材之所宜出與趨事恐後相杵之聲聞數里外經始於十九年八月初吉僅閱月告成用人之力以工計之至數十萬本甃瓦石之材其費稱是環城樓堞煥然改觀於是致政千戶張承同耆老武旻輩走京師托其鄉儀部主事閻君天叙請予為記予聞磁古邯鄲地其有城郭自趙簡子始蓋當時所恃以敵強秦震撼燕齊韓魏者至趙宋時宗澤修之猶足以抗

金人方張之師其險阻可知矣然則張侯之用心於此真知所先務哉因書其績而並系之以詩曰於赫皇明德圓無外有域無城何足帶芥守臣遠慮安不忘危厥咎恒雨復隍以俾迺疆迺理費不及民役以其暇民喜津津登登馮馮百世之防輿人之頌溢于康莊南仲在朔山甫在東不勞而集異世同功異世同功那家

**楊守陳汝陽縣儒學碑記** 人之性秉於天至善極粹者也或昧而虧之聖人於是乎有教焉天下之虧其性者眾矣聖人奚能一一教之必引其俊與英者而先焉教俊與英俾格物以明其性修身以率其性而至於道德之成窮則固之達則隨其位之所至而布之彥淑者慕而趨焉猥瑣者耻而格焉萬姓以和庶類以若旁達乎四海之外斯教之至也然所謂俊與英者必建學以居之俾知別於庶民不遷於異物然後可教之成庖人無廚則饌不烹工人無肆則藝不精教俊英而無學可乎學也者教之所由施也教也者性之所由復也學不建則教不得而施焉教不施則性不得而復焉然則聖人之施教衆人

之復性何莫不賴學乎天下未始有無性之人故學不可一處闕也人未始有無性之日故學不可一日廢也不闕不廢教猶有未至而性猶有未復者而況於闕且廢哉此汝陽縣學之重興所以不容已也縣有學古矣往者秀懷王開府于學東尋謂府隘且卑增拓而更構始毀學併其地時成化七年春也學廢而師生散行道者惻焉而有司以構府事嚴走朝奔夕視學如弁髦棄不復顧提學憲副天台陳公選士賢圖之謂汝寧守大名張侯綸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子衿城闕詩人所刺今汝陽學廢盍相與興之侯曰固亦慮之矣敢奉命遂相地擇基得之府學之右顧帑竭賦殫貲無從出廼以義倡邑之富者有國子生陳寧一日餽五十金繼餽者繼屬爰市木瓦程工庸命汝陽令河間孫君晟董其役創大成殿五間東西廡各如其數中外門各三間殿後創明倫堂暨東西齋間數皆如殿而規制以次成矣堂後創師生寢舍及庖廩之屬總四十一間四周以垣乃收召師生釋菜而居之又以餘力重建府學明倫堂五間生舍四十間外建社學亦五間創始於七年秋間畢完於

八年冬孟蓋陳公廉謹文雅為士民慕悅而張侯孫君皆賢且能故雖當窘冗之秋克成此久大之績也十年春陳公書來請記余許之無何罹憂竟未暇及秀懷即世今值崇王居其府陳公三人者先後皆以憂去武林錢侯鉞繼守汝寧今考績至京師間過予曰汝陽縣學成已久稔堂之梁棟瓦甍有撓折破缺者走皆葺以新殿之丹雘有剝者亦飭以章外門舊用木柱且朽今易用石矣聞陳公嘗請先生記礪石待久記成未耶余曰未也吾過矣遂為之記惟建學以教復性固也今或師不以性教而生惟習文以決科干位則性不復道德不成矣天下民物無由而遂矣嗟乎天地卓立於終古煙霞變滅於斯須舉世皆知之矣性內也盡之亦天地也科位外也得之亦煙霞也人不力修其內而苦求乎外甘與煙霞同滅而不奮與天地併立何哉併書以告居學者

州儒學碑記

信陽州古申伯所封之地成化己亥金谿江侯貴來知州事先是州為縣

與信陽衛並處議者謂其地有三關之險雖設官守脩縣秩差甲表裏弗稱乞陞州以羅山確山二



縣來屬有詔從其請時成化乙未歲也然州雖改而學校亦多頽毀侯乃拓其旁近地鳩工掄材擇日而新之廟自大成殿兩廡戟門櫺星門俱恢其舊朱楹丹牖文彩炫目學自明倫堂講堂三齋杏壇射圃俱易其制而明倫以間計者增三為五高亢明爽人改其觀其他若宰牲有房貯器有庫會饌有堂儲廩有倉諸生游息有舍凡廟學之所有無一不滿始于庚子落成辛丑民不擾而事集由經畫之有道也州人刑部主事張君鼎以記請焉予惟天下之治由于學校之興實在守令之得人若侯者深知輕重能以教化為務者也侯既務於教化則彼陶鎔於是者當何如哉必修其詩書禮樂之業盡其父子兄弟夫婦之倫以探夫道德性命之奧俾鄉人有所視效皆修其善行成其美俗而又階科第而縻祿秩建勲業而留聲名俾國家得真才之用是兼體川之全無負于侯作興之意庶斯舉不徒觀美而已也夫侯亦由學校出者也亦將慕申伯之風藉是以全其體用之學者予故樂為之書

**吳節百泉書院碑記**

衛輝府輝縣西北蘇門有山曰百泉峯巒奇勝

甲於汴洛宋邵康節先生愛其清麗恒登覽焉結行窩讀書之所山以此大著於世賢人君子咸以一陟為幸豈真山水之是娛耶景先生之高風也代遠物移窩之故址翳榛莽然其名與山俱不以窩而廢振也成化丙申予同寅張公文謹伯氏文撫以衛郡同知尋擢守是邦視篆之始亟欲舉廢而惟恐後顧歲稔憂民劇於荒政而不遑恤逮乎瘡痍稍治戊戌秋八月按察僉事吳君伯通以提學至文撫首建其議吳君喜其重風教之本也若豫約而為謀者廼曰今大司徒李公時為右副都御史巡撫至衛遂檄懷慶彰德倪顯焦顯二郡守輝邑知縣張麟合出所需方鳩材間而李公入為侍郎東萊秦公繼之未幾亦遷去鴈門趙公守約復以右副都御史來撫中土益加獎勵廼擇吉興工剡其凹凸闢為平曠中構堂五間高二丈有奇廣深四丈有奇後堂五間東西齋舍五十餘間外門樹坊扁曰百泉書院正堂三間祀康節先生周濂溪司馬溫公二程夫子東萊呂氏張橫渠朱文公張南軒許魯齋題曰十賢祠以姚文獻公樞賈文正公默配享四周繚以高墉墉戶房厨祭器巨

細備具始工於成化庚子春落成於壬寅冬創之者文撫而成之者今守張君容也嗟夫有此乾坤卽有此百泉何獨今之顯哉寔邵先生顯之也先生以內聖外王之學與程溫諸賢同時倡道師友授受出於一源合而祀之宜也予聞文撫大父度父廉二先生相繼教於登封道化洽於人心至今祀於泮宮登封屬河南省內去衛五日之程聲教相接文撫復爲衛守而文謹爲大方伯父祖子孫兄弟敷政於中州繩繩相續豫南之民漸張氏之德澤何其深耶今而建先賢之祠以激後學蓋承道德之家法有自矣南國英發子弟讀書於此蒙張氏世澤之隆覩立祠之功邇先哲以道德文章功業相淬礪於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百世是師士風行而民俗厚皆是祠啓之也繼今爲守令者嗣而修之俾勿壞則邵先生道德與百泉山水相爲無窮而張氏世德與百泉書院相爲永久名教之光夫豈小

柴昇段太守祠碑記

金城段公守南陽者八年一已引去

歸之日民無老穉咸攀泣以別後五年公卒於家訃至民無老穉又無有不嘆息泣下者士大夫各

於其家爲位奠哭而師儒暨里之著姓者相與設木主歲時聚享於公所建企德之堂迄今四十餘年而戀慕不衰非深有得於民心者而能然乎蓋公之爲郡也所舉措皆規模遠大毀譽榮辱不足以動其心而勁節直氣又非勢力所可折也每對僚屬輒舉考亭西山梅溪三先生戒諭之旨丁寧訓飭且以身先之於是人人罔不感奮至如抑強禦斥貪剝察民隱逆巫覡崇禮義疏冤獄豐儲貯未踰年而政通人和百廢皆舉又謂養才在蒙則建書院以育之肆業貴專則葺學宮以聚之士習易靡則倡周程張朱之學以正之一時人材爲之不變又攻城西所毀尼寺爲志學書院遴郡邑子弟之秀者得五百人群其中擇端慤之士分六館而教之公日一往視且命之歌孝順俚言及詩關繫世教者數章歌竟輒諭以大義使衆皆省悟然後去於是五百之童各以所聞者歸而語諸父兄而父兄無不悅父兄各以其所聞者而播諸鄉黨州閭之人而鄉黨州閭之人又無不悅孟子曰善教得民心非公之謂邪公又擇城西隙地立節義祠內以周文母太姪爲正享以公父文伯母孟子

之母為之配復自共姜而下凡可以翼化貞教者皆圖繪於兩廡壁間而綴行實於其下其所以表德勵俗者亦誠切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三年與人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植之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今公究心民瘼彰表風化遺愛在人久而不忘即古循吏寧是過邪正德戊寅春御史江西毛公伯溫來按中州觀風之暇因考郡乘知公之賢可以軌範官守也乃疏公之善政聞於朝廷以為無祠不足以慰輿情遂蒙俞允事下有司為之維時太守山東袁公儼即毅然以為已責為堂若干楹翼舍門垣俱就新整乃鑿堅砥而以撰績之辭屬予以予嘗辱公門士之末誼不獲諉姑舉其大都以告之耳公諱堅字可久別號栢軒博通五經尤邃於易登景泰申戊進士初令福山擢守萊州歷有聲蹟蓋公少嘗師河東薛文清公得伊洛之傳故見諸德業者其光明正大有如

**楊守陘張廷尉廟碑記**  
河南南陽府裕州本此云  
 廷尉張釋之為堵陽人今裕州城西西北四里有二丘焉其一隆崇者蓋其墓也南三里許舊嘗有祠

臨於衢道其始創莫詳年代遼邈鞠為茂草惟元人翰林待詔吳炳隸漢廷尉張君祠者載之石碣尚存耳國朝宣德四年知州石鼎始復建之成化十年知州趙壽又重修之為屋止三楹無門廡垣墻之障風雨不庇而樵牧所趨亦日就頽敝矣二十三年古杭許侯綸以進士來知州事下車謁祠四顧慨然迺以是歲十月鳩工庀材正其傾頽葺其敝漏又拓其地作前門三楹後寢及門兩廂左右各五楹四周以一總七十丈規制深像設嚴楚乃募石大書榜於門口漢張廷尉祠又樹碑道傍表曰漢廷尉張釋之墓以弘治三年三月十五日祀以少牢復具廷尉之事蹟與作祠之始未聞于朝且以先時有司循舊俗祭以清明中元日為非禮請為更定焉事下禮部遂定為春秋二仲月以下於州許侯乃奉詔如斯舉祀又為區畫腴田六十畝俾守祠者歲收其租以為修葺之費茲以述職來京謁予為記予嘗讀書有功烈於民者載在祀典而以法施於民者為首謂能殖百穀能平水土能均刑法之類是也夫以均刑法者而與平水土殖百穀者同功以祀之聖王之制禮其慮深

矣廷尉之在漢持法甚平如論犯蹕止當罰金論盜環不當致之族是且與人主爭獄於上而略不敢徇情以屈罰其他可知矣故當時有天下無冤民之稱其有功烈於民為甚大歿於鄉而祭於社亦可也後世建祠墓所而有司因舊俗私祭之故每每廢墜今許侯乃作新其祠而顯列於朝著為令典歷千百世孰敢廢之且許侯之為是者豈惟以崇飾先賢為觀美而已哉蓋其所以施於民者必有所取法焉法其人故崇其祠崇其祠又所以示法於後人也許君其亦有志於古人之功烈者哉故予併書之

### 喬縉宜陽縣城碑記

宜陽古韓城也後魏始邑

而城之周圍四里許城高丈有二置東西兩門世代遼邈南望屏山而樵牧日踐之北負洛河而波濤日嚙之城復於隍久矣國朝景泰改元詔天下郡邑修築城池以壯保障比今又二十有餘歲垣墉頽而鳥雀不棲門扇廢而車馬不軌成化甲午陝右趙侯以進士出知宜陽下車之初即有更新之志越明年百廢俱舉於是選材用徵徒庸具畚鍤庶民樂趨而爭先饋餉者纍纍肩踵浹四旬而

雉堞女牆與夫樓櫓大為完備高城深池儼乎禦暴保民之所矣夫為政以愛民為先節其力憫其勞政之道也侯勞民而民樂於事寂無怨言非悅以使民而民忘其死者耶推此以城天下可也豈特一邑一國而已哉易曰不利為寇利禦寇趙侯以之侯名英字儲秀陝西人以其才行鳴于時故其所為

### 吳寬太康縣儒學碑記

國之所以立者天子與公卿大夫百執事

之人共治之也而所謂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非夫人可以冒而為之皆賢才論定而官之者也夫賢才之生有用之之時必有取之之法有取之之法必有養之之地自今日觀之徵聘不出於上薦舉不行於下上之欲用其人者皆取之場屋下之為人所用者亦由於是而已矣上之欲取其人者皆養之於學校下之欲為人所取者亦由於是而已矣則學校者固場屋之地也嘗考之古人設為此者或以之養老而寓其禮於俎豆之陳或以之習射而寓其禮於矜矢之發或以之受獻馘而寓其禮於軍旅之講所謂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術一皆寓於此當是時取人之法雖以納言而登庸

之必射侯以明其心術雖六藝而實與之必德行以考其根本人才之出所以彬彬乎其盛者由其取之養之者有道也世道之有古今若四時之序其溫燠涼寒不能不為之變者顧其遺制如受成獻馘雖不復舉而養老有酒習射有圃未至於盡亡特所以取士者勢不能與古一轍耳今天子即位之初慨然欲興學校變風俗如堯舜三代之時詔復憲臣提學仍賜之璽書以重其行乃於八年之春臨軒策士倦倦焉猶以學校雖興而風俗浮靡為慮憲臣之欽若於下者固不遑寧處天下之士亦有感激而興起者矣按察副使臨海陳公嘗以監察御史提學南方一時風教為天下最及是超擢仍昇以學政往蒞河南公移昔嘗教人者教之所至入學宮臨諸生示之躬行俾自畏慕間取朱子小學書及冠祭之禮之大者令誦習之他條約不瑣瑣也若夫舍宇之不葺器數之不備者曰此有司之失職也則頗督責之開封之屬之縣有太康太康有學在縣治之北隅其興創歲月縣有志可考宣德以來為河水所圯且其制卑陋弗稱縣令崔壽嘗修宣聖殿及兩廡他未暇以為成俗

六年占曹王珣以進士來知縣事嘗以修復為已任曰此固吾之職也乃集士民諭以相助眾歡然從之乃計材用拓基址凡門堂齋廬悉易其舊殿廡之故修者則更設賢聖像及祭器其中以其餘材建敷教堂因館為憲臣考業之所繕以周垣樹以棹楔煥然為一方偉觀工始於八年六月畢於明年之三月會王侯更治他縣去而易水田峻來代臨視惟謹於是學之師生不忘侯之功使來請文以為記夫學校養士之地也設為之者非虛器而修飾之者非美觀誠欲士之來游於斯者進修於斯講習於斯以為上之人所取所用之資也故士譬若穀粟然有穀粟而倉廩儲之固腐爛而不可食然倉廩既完而所儲者或稊稗糠粃亦何用哉此今日木石瓦甃之費斧斤版築之勞憲臣之所督責縣令之所犇趨者不在乎所養之地而在乎所養之人也而今而後凡游於斯者仰焉而視俯焉而思升其堂者則思游心於高明正大之域立其庭者則思置身於平直真實之地以倡風俗以成賢才以為國家之用以許州儒學碑記許在答天子之意其必自此始也

距河甚遠墊溺之患之所不及地宜稻多木實舊有澠水西湖之勝其餘波滙城四周猶多魚鱉蓮芡之利自昔人才之生既盛而為牧守者率多名臣故許天下稱大州焉成化癸卯以來陝洛大稷延及數郡許之人慄慄然甚危適無錫邵君國賢以名進士來知州事極力撫之而濟以同知州事長洲施君燠伯之賢民始有生意而州竟無事猶昔日之許也踰年田既屢熟農商交慶于是子弟之請入學者益眾邵君謂學可以興矣且謂諸生朝揖于堂受業而退必有肄習之舍蓋終日之所居而不可離者也顧其舍在堂之左為東西廂向規制狹隘人蹟冗雜且歲久頽圯始不可居乃謂功宜自此始視其旁近民居多隙地購而拓之凡建屋八聯聯為四間步道相通戶皆南向既而門堂齋廬以及廟廡漸次修飾復得故材建尊經閣自是其學完美鉅麗始與州稱蓋邵君規畫之謀而亦施君濟而成之學正某等以二君興學之功當記也使來請文夫士不求安居此其自處然爾非人所以處乎士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禮器之小者猶存乎有司况學校乎今夫許

之為州既大其簿書實煩其賦役獄訟實重他人方汲汲為務而何暇以學校為意然二君必此之急數年來凡所謂簿書亦無不清賦役獄訟亦無不平豈其才固自優裕耶蓋吾闢二君屬時平康公暇輒以文事相娛諸生旦暮從而講業藹然風教之行儒者為政異於流俗乃如此顧其意望於諸生者未已也蓋又以士讀書止于科第之計故其學多拘滯不通乃復置群經諸史若干卷以資觀覽必欲造就人才如昔之盛且於鄉鎮并建社學禮聘師儒而勸諭其民遣子弟之俊秀者肄業其中遇州學生徒之缺選以充之其于牧守之道可謂至矣因併載之俾許之人久而有所考焉功興於成化丙午畢於弘治已酉明年九月記

**湯陰縣儒學碑記** 古之民士曰農曰工曰商而已四民各有其業所聚亦各有其處農聚于野工聚于肆商聚于市而士則聚於學故求菽粟者適乎野而得以農之所聚也求什器者適于肆而得以工之所聚也求貨財者適乎市而得以商之所聚也至于學則道德之所從出觀法道德者適乎學而得非以士之所聚也乎

夫簡一郡一邑之俊秀而教之一堂之上所習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理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非若農工商賈之為業比也是故學興然後道德明道德明然後風俗成風俗成然後禮樂可作而天下治矣皇明有天下百餘年文教大行士類益盛自國都以達于郡邑莫不有學湯陰彰德之屬邑也邑令尚侯令邑之五年政既益善民安物豐邑學建自國初規制甚陋久且傾圮凡師生之講習于是者弗便會憲副臨海陳公奉勅提督學政河南侯以其事白之公曰是令之職也其亟圖之爰出公錢若干萬撤而重建之若大成殿若戟門若明倫堂若東西齋若庖厨之類次第以成餘則仍舊而加新之工始于成化某年月日畢于某年月日太學生尚宣故學之諸生也於是走京師致教諭某君之言而因余同年李君鏊請記其事其言曰邑自有學以來士之游于斯者日眾而領鄉薦登科甲者僅僅可數今幸侯之此舉工甫畢是年領鄉薦者得三人明年春甲科得一人皆侯之功也願書之余聞其言曰諾哉夫學校道德之所從出而為人所觀法者也國有學為一國之所觀法郡有學為一郡之所觀法邑有學為一邑之所觀法今侯之為此舉也邑之人猶有爭訟者乎猶有越人于貨者乎猶有出詛語反唇以相稽者乎無之是侯之功也且學校者古有之今亦有之古之學校養士以明道德後世學校養士以取科第是果同乎雖然游于斯者不曰所習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乎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乎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乎夫然則後世之學校明道德者其心也取科第者其蹟也夫以道德為科第庶幾無忝于學校而足以為人之觀法此則凡為士而游于斯者之所當知也

**傅瀚衛輝府儒學敬一亭碑記**

弘治戊午歲朝廷擇郡之

勝地為親藩學自講堂以北咸割入焉而文廟仍存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弋陽鄭公巡按御史安化楊公暨藩臬諸公咸謂興學要務玩視不可乃胥詰難胥謀度以廟之東為府學西為汲縣學而廟處其中兩學共之蓋廟東舊為府學射圃其又東隙地平曠足可區畫於是知府襄陵金君舜臣

以提學副使廣陽車公璽所授圖式諏日亟從事而參政德興祝公徑叅議武安康公紹宗僉事清江彭公綱適行部至咸曰是不可緩者爰治地計材度具鳩工首建明倫堂五楹木始豎而金君代去考感嚴君禎擢自大理定來繼之廟謁既慨然曰吾事也遂大興作益治堂堂逸南為二門為大門門皆三楹翼堂東西各兩齋東曰進德日新西曰修業時習相向俱十楹東齋之南為名賢祠西齋南為神庫宰牲房四齋之後諸生肄業號舍堂北為後堂其東西為會饌諸書二堂又東西為饌庫為吏贖房而廟及後堂之北則職教之居列焉盃北為外舍以居諸生有室家者又為餼庖為射圃觀德之亭凡為屋一百六十餘楹而學之所宜有者備矣為地東西三十有五丈南北五十五丈有奇垣其四周廉隅秩如經始於己未正月訖工是歲九月費俱嚴君節縮之餘材因舊者什六七役以取六邑之氓治藩地之所未籍者茲役之功懋哉教授周君公安以成告於彭公軫軫告予徵文為記相是役者同知永康吳公璘通判西蜀楊君璞推官海虞蔣君欽一皆心志克協素重學教

者范鏞新鄉縣儒學碑記

新鄉衛鉅邑廟學自平定楊侯清重繕迄今有

三十餘禩間雖敝墜然尚堪棲神居士修舉猶在得已惟櫺星門廟之外觀而歲時祀謁所必由者木朽墻頽不任啓闔前作縣者率以簿書期會為急復新之舉儒者不能黠者不為否則又誘之下疲上嗟用是日就傾蕩無蔽外內而往來者遂視若通衢弘治庚戌蓋匡李侯全來尹斯邑欲復新之時值凶民多逋賦務叢劇未果就緒邑義官臧榮居仁乃出其白金百餘兩市財鳩工欲鼎建焉既而營繕匪懈又計欲經久非石不可遂自構楹棟楠節稅門扉外唯石之用至他料物亦咸具集以壬子正月經始凡七閱月乃訖工繪鏤輝煌相厥規制堅緻宏敞靡不忻然改觀嗚呼廟學之修敝舉墜有司事也居仁乃不俟勸募而奮然為之力不勞民財不傷官功斯為大視儋公家之爵操可致之柄若前之作縣者恬不加之

**楊溥南陽**

意其得失何如也記之於石用告將來

**縣儒學碑記**

聖朝統有天下以來首詔府州縣建立學校宗師先聖孔子為斯道之尊



從祀則有顏曾思孟封爵之賢巍峩之以廟堂繪飾之以丹雘門廊戶牖軒楹梁棟舉以法而奠其高深以定制焉春秋舍奠進退揖讓於庶陛翕然有以起人心之敬朔望釋菜秩然有以嚴師生之禮自漢唐宋元以來文風之振舉斯道之宣明未禮盛於我朝也矧南陽邑庠為天下學校稱首士類緣是育養者咸成顯昂圭璋之德賢才由是顯仕者皆為廊廟瑚璉之器茲蓋雖由地靈所鍾實乃聖道涵濡所致也永樂間廟堂頽於潢潦朔望之禮泯而未舉者二十餘年宣德間西昌李桓圭承命來令是邑覩廟堂化為榛莽門廡幻為丘墟深慨斯道之無賴也久矣於是請諸太守陳正倫同知張末通判李安推官司憲咸是其謀又重為之助而有落成之獎在泮又有教諭楊機訓導王廷訓周遜悉心匡翼以贊襄其事桓圭惟捐資殫慮以掄材鳩工為務且南陽政事繁劇不能親董百役幸賴耆老張翰周禮分勞代理昕夕不遑旬月間大成殿聿成棟梁峻起矢棘輦飛榑欂櫨儒櫨闌綽楔舉得其宜窻戶櫺牖簷楹瓦甍曲盡其制餘則鱗次而就彼其談經講學則一新明倫行

禮之堂傳道解惑則重建進德日新之齋庖廩則有次會饌則有舍黜堊丹漆繪飾合度一旦百廢罔有遺舉然非桓圭之力量大負荷重一念尊崇聖道之誠所致曷能成莫大之功於目前哉且能不勞民力不費國資其成又有若神靈所為之易者皆桓圭之經營之材之能也然桓圭之材能見于聖門如此則聖人在天之靈豈不陰右默啓斯文之盛乎是則斯文之盛固足以啓儒林瞻仰之心他日舍菜奠樂詠沂者得不歷指曰南陽廟學之建令尹李公桓圭力也廟學屹然奠安於萬世則令尹之功得不垂於萬世乎噫聖道大明於天下而光啓國家之運文德潛敷於民庶而祐茲治化之隆道配貞明而昭簡易千載而下仰劉健貢茲之盛得不有感於忘言之下乎是為記

**院碑記** 河南貢院舊在汴城之浚儀街即元平章徙城之西南隅其地差寬然勢復卑下天順壬午河溢入城遂為水所溺是歲秋鄉試屆期再擇大梁街藩司之故巨盈庫地徙之今院址是已然徙建之初事出草創惟文衡至公二堂因庫之舊屋

為之麤備其制餘俱未備監臨提調等官至寓于至公堂之耳房內簾門之側室而受卷等所及士子號舍皆以蓆為之因循至今殆四十年矣弘治丁巳冬河南布政使周公季麟王公珣按察使李公鏡以明年戊午大比欲加修葺乃謀諸察家諸公言于巡撫副都御史陳公道巡按監察御史李公瀚清軍御史劉公偉議合于是詣其地相度興工以丁巳十二月始事明年四月遂告訖院址故迫隘前後增拓以丈計凡五十有奇改文衡堂于最後更其扁曰五星聚奎堂之兩旁及左右各為文衡寓居其前左右為內收掌試卷所又前為總門扁曰內簾嚴扃鎖之而穴墻為轉輪以通試卷外執事至此非有公言不敢輒啓焉內簾門之外左為監臨公寓右為提調監試公寓其前為堂曰洗心蓋監臨等官退而稽會公務之所而供給及收卷謄錄彌封對讀五所皆列之左右又前乃為至公堂堂前之隙地為文場其號舍舊用席今以板易之為楹一千八百有奇文場之中為層樓曰明遠其前二門之外為搜檢巡綽官寓所又前乃貢院總門前為三坊扁其中曰貢院左曰滄海騰

峻右曰丹山起鳳以表識焉自文衡堂至此凡為屋以楹計二百四十有奇井然皆中程度而深嚴壯麗加於舊規矣是役也財取諸公帑之羨餘力取諸在官之征役數十年之廢墜一朝而舉而民不知擾蓋又有足嘉者故特據其實為書之俾吾邦之後人於諸公用心之大有考焉

裴晉公廟碑記

郟城西北五十里有鎮曰裴城唐丞相晉國公討淮西時嘗視師於

此後人因以公姓命其城又以命其鎮鎮之中故有晉公祠不知其所創始蓋民之私祀祈豐穰沴徃徃即焉然非典也吏罔攸司葺不葺惟民歲久且敝比寶來守許行縣道祠下慨然感之乃勸其鎮之民其稍為完修建額於門設主於堂舊者以新陋者以雅有所瞻焉又請於巡撫都御史徐公暨藩臬諸公歲役一人俾繼守勿壞且為定私祀期式主以鄉民耆老有行義者而記其事於石某按韓碑元和十二年八月丞相某至師十月丞相某入蔡然則公駐茲地僅兩月耳非有居守撫治之勤而民之敬愛亦至於是豈公求民民有私於公哉誠於國故在在而感仁於人故在在而孚其

車服所臨節鉞所指當有不言而喻者矣然方是時獻俘於朝立石記功卒為忌者所中至有斲碑之舉抑不知碑可斲而其惑乎於人者不可忘也不然一戾止之間而城曰裴鎮亦曰裴且祀焉至於今者亦獨何哉由此觀之則是非之在民者公於在國其在後世者公於在當時此理之固然無足恠也實獨念公之在師與賊壘相距曾不數舍而從容暇豫若無事焉一時諸從事方且談笑為樂至形之詩味則公素定之志夙成之謀優為之才大受之量皆於是乎見之夫惟素也故不可動惟夙也故不可撓惟優也故不可克惟大也故不可測是其克成厥功蓋有不偶然者故凡有志經世之士莫不以公為望嗚呼民懷其恩士服其德立於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身其地者如見其人焉寶知是祠之不朽也寶知是祠之不朽也於是乎記而復系之以迎送神辭使歌於享辭曰公將降兮茲城駕風雲兮揚靈繁歌舞兮在庭去千秋兮如有情蠲我俎兮旨我觥右迎神公奄去兮何鄉焱遠駕兮八荒竹城阜兮傍徨裴之漢愍帝碑城兮召之棠後千秋兮不忘右送神

漢愍帝碑

記世有存之足以為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也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萬世之綱常而不專為生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雉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為禪受也實在許之繁城實自領郡得達觀其故都

有壇焉曰禪受皆誇詡之迹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千載而下指而笑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而同聲此所謂存之足以為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祠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者然當其親為篡竊之地而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謀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之中吾恐先儒筆削之旨終托之於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以懲夫大而示天下後世者毀之可也壇固存也碑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它日必有復舉以奉之者卒亦何貴于此舉動哉謂宜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立

乎其地此所謂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于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勢同寄生然猶天下之君也融雖意廣才疎而忠言義色至不容于操亦足以愧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且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謚也凡此皆所謂以義起者嗚呼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於惡則動焉猶必有以文之豈獨懼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大防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逝若曹氏之於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既無一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又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於天下蓋畏威附勢無足恠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無補因仍苟且視大防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毀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况職在守土乎是故實雖不敏不敢讓雖不敏不敢辭

徐溥范文正公祠碑記

宋魏國

公葬於河南府洛陽縣尹樊里萬安山下其子許國忠宣公及侍郎以下祔焉距其西四十五里熙

寧間創褒賢顯忠寺以奉香火而未有修祀事者有之則自元守臣郭文鶴始國朝因而行之不廢歷年既久公之子孫在吳中者若國儻廷方從規畫間來展視輒去而忠宣公嘗置祭田八百畝多侵於人祠墓日壞過者傷之弘治二年知府姜昂既加修治尋被水厄而昂亦移守去矣又二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常熟徐公恪奉勅巡撫其地瞻拜祠墓慨然太息以為已責於是藩臬諸公及知府劉君獻承奉公命委知縣楊滋主簿徐尹具材召工歷數月祠宇一新遂封築其墓仍禁樵牧祭田之侵于人者悉歸於寺僧覺隆等復范氏之親趙俊者俾同守視功既告訖獻以徐公是役不可無記乃以使請於予夫三代以上其時盛矣孔子猶有才難之嘆况後世乎下逮漢唐宋人物之生不為不多而特出者尤寡說者以諸葛武侯狄文惠公及范公並稱謂其心術之純正才猷之闕遠若符節之相合然必閱異代鍾間氣而後出則其難也誠甚矣惟其得之難矣故凡有志於道德功業者莫不仰而師之以為準的生既不及見沒必從而祭之以示其嚮往依託之意亦獨非秉彝好

德之所不能已也夫若南陽昌平皆有祠墓為漢唐二公血食之地公之在宋猶二公之於漢唐也今父子丘壠依然而香火之事弗治非國家崇重忠賢振勵名節之意此都憲公之所為惓惓者也且吳中為公故鄉慶陽特其經畧之地皆有專祠今其體魄所在宜有重於彼者乃屬之寺僧有司雖有時祀而未著國典都憲猶以為言會改唐順命湖廣以去因并書之以俟他日舉行焉

**之均田碑記**  
公裕州於方城隸楚蓋楚屈完對齊桓州北境內山旁有楚壁壘斥堠云此故險阻然西齊武關東挾江淮北縮河維南隙宛鄧四方輻輳其民平居則奔走送往迎來諸費輻輳百出天下有難則往往首先受兵野多陂陀磽确土雜砂石不盡可以往往以故俗罕土著苦窳寡畜藏輕剽數徙無錫安侯來牧裕既爬剔宿蠹拊循疲瘵與俗人更始先是主計之臣議招天下田檄至裕安侯聖然曰此吾治裕首務哉且夫平瘠沃清錢穀息訟爭在此舉矣未幾檄復下止之侯曰人苟利矣吾專焉可也亟請于大叅劉公憲副傅公各是

之于是經土畫野則耆舊董其役縱橫廣袤則量人展其能方弓勾股則算人竭其思跡阡驗畛則區長與其事因區致畝因畝準稅區為綱畝為目綱以麗目則無漏畝畝為母稅為子母以權子則無逋稅墳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半石崗田二而當一崗石山田三而當一崗山坡五而當一山石陡坡十而當一坡池林麓廡宇館舍廛市之稅例有蠲除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別故下有定輸計畝凡一萬三千二百四十頃有奇計稅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奇侯規劃精密動中肯綮此其大凡也史氏曰孟軻有言仁政必自經界始自衛鞅首禍壞井田開阡陌以迄於今其間經國之臣憂時之士曷嘗不言經界董仲舒師丹有限民名田議李翔有平賦書元稹有均田圖然卒莫能行何也蓋亦難焉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無慮經久一難也語曰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旅怨豪強兼并率不以均田為便謗讟朋與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則治寄於胥吏則有上下其手者矣豪右售賂得為蔽匿貧弱抑勒

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茲一弊孔也此三難也夫安侯可不謂明察深慮者哉安侯初舉事時裕人亦多訛訛者曰將毋擾我安侯不為動既訖事迺人人樂業矣民可以圖成難于更始顧不信哉顧不信哉安侯名如山已丑進士其

**車壘輝縣儒學**

為裕多善政茲不書重均田也

**碑記**

輝縣在衛輝府之西地形高阜泉源悠深為

焉因嘆曰卓哉蘇門之奇真可謂宋之李邵元之姚許諸賢講道之地哉閱三日詣學則見門巷庠院闐闐雜揉生徒之就業者蓋鮮乎其有造也予又嘆曰古今人之不相及果若是哉越歲壬子華容王公民望守衛輝雅重學校予至衛言及辭未畢而公毅然肯為因白於巡撫海虞徐公檄知縣李琮庀材鳩工易市廛地東西廣十丈許鑿石於山為柱為礎伐木於林為棟為桷新立櫺星門三楹中戟門三楹列兩廡十八楹齋號厨庫凡四十楹文廟講堂悉從舊制今年乙卯冬落成之予過而視之丹碧宮牆怡悅心目又嘆曰美哉學宮真可為蘇門百泉之勝哉因紀顛末以告後人

**伊**

**陽縣儒學碑記**

國家建學教民以明人倫正風俗為本曩成化乙未間荆襄流莩弗靖巡撫都御史陽城原公傑往安之僉謂南陽河南諸山接襄鄧地險俗戾匪立官建學無以樹教化消強梗也原公乃請于朝既蒙俞允於是檄叅政昌邑孫君洪綜理之孫君又以縣治屬知縣韋

堅學宮屬州倅汪楫皆遴選也楫庀材集工始糊禮殿五楹兩廡各七楹次戟門櫺星門各三楹後明倫堂三楹東西兩齋各五楹退食有堂肄業有所首選教諭祝富以訓多士當時草創儀度殊簡至于未始知縣狄忠來立燕居堂備祭祀器垣墉公署飭然改觀適弘治庚戌之夏予視學伊陽程試諸生之暇教諭徐浩訓導蔣文運陸巽請文之石子嘗考乘伊陽古伊川遷陸渾之域也至唐始名縣為伊陽五代及宋皆因之紹興中為順州元則改為嵩州地洪武初易州為嵩縣伊陽寔嵩內地漫滅二百餘年而斯名更張無乃伊洛靈秘明晦有期耶况兩程夫子孕秀斯地風聲教化浸染民俗亦既有年民之易使而士之率教也蓋有不難者矣夫何學宮之修數年而始成合學宮之士又

數年而賓興者僅可數計然則司政教與來游於  
學者皆不可不致其力也爾多士幸生鄉賢之邦  
誦習孔孟之訓果能由居敬窮理之功以移仁心  
義路之正日刮月磨必將屏昏翳而覩晴旭矣否  
則呻吟咕嗶不過以古聖賢之殘膏賸馥馨牙頰  
渴歲時而於正倫化俗何所益哉願相與勉之

孟洋遂平縣儒學碑記

遂平縣學成朱通判臣走

故生曰遂平縣學歲久傾毀弗治鄉也監察御史  
汪公以巡按至叅政吳公僉事孫公以守巡至至  
之二日謁夫子廟登堂視諸生業汪公目二公曰  
是何地甚非吏所當務耶何弗之圖也二公起曰  
茲在我二人退而定厥謀邑汝寧屬也謂朱君為  
能俾尸事朱乃祗事其事庚辰閏八月癸巳乃經  
營哀良任巧新其舊益其所未備羣工咸作眾制  
惟則朱尋以職滿去經歷宋金代亦能厥終越十  
二月壬辰功乃畢屹然壁映實為重門泮水瀦焉  
巍然崇燁然麗者夫子宮也兩旁翼如從祀者之  
廡也直後有堂東西廂有齋序眾以居業也曰厨  
曰庫具祀事也若舍若館止師生也貯經史有閣

致齋有所合饌有堂廩有舍射有圃堂棟絡繹費  
宇環次巍巍乎其偉觀矣曰後乎曰無滄技無珍  
飾奚侈然則陋矣曰既完且確何陋之有厥費維  
何曰財出於公雖費莫知歛者民怨矣曰用其力  
於隙矣孟洋聞而嘆曰善哉斯役遠四蠹矣春秋  
書工役惡其侈宣王考室斯干頌之苟財不匱民  
勞不窮力何傷乎宮室矧茲役也享功而育才豈  
細故哉夫華解以取逸飾郵以賈譽凡有官罔不  
先之顧此之後何也上知以下鮮不待文而興遂  
平久乏科第抑其作之者寡也嗚呼士自茲其無  
興起者乎苟有興者斯役不徒舉矣汪公按信陽  
也拔士之雋聚於別館厚廩餼給筆札俾肆力於  
學孫公成之士益振從此而觀諸公作斯文也豈  
獨一遂平哉洋聞之君子當務為急三君子可謂  
急當務也易曰不傷財不害民是役有之汪公名  
淵字景顏上饒人吳公名江字宗岷德清人孫君  
名孟舉字用之商河人二生者薛蕙永城縣碑記

張閻魏卿其來請也孫公命云薛蕙永城縣碑記  
國家晏安日久漸不存變正德六年民有姦宄相  
煽為盜起自內地雄孽翕熾騰波流蹂躪沓至

屠城剽邑海內騷動是年冬攻永城縣入之居數日乃去城中之人大潰於四方七年三月章丘喬公來為縣令下車之日集耆眾誓之曰惟子與爾民並城相為存亡城存子與爾民存城亡子與爾民亡爾民奈何舉城去之今子為令誓當與爾民生死以之子不能效他令棄爾民并城與盜爾民豈可棄予并城去之且令視爾民猶子爾民視令猶父令生爾民死非父也令死爾民生非子也於此有一死者一不死者奚以生為言未畢眾皆感泣曰民無父久矣今聞公言公其吾民父矣死生惟公令又曷敢去既數日城中之人去者來居者安公又下令于民曰予昔者謂惟子與爾民並城相為存亡今四郊之盜往來飄突而斯城環堵脆薄隍豪湮沒匪以設險匪以待暴子欲與爾民更而新之用備後警惟爾民謀之如利爾民則與不利則已詰朝眾庶偕走於庭曰願亟興事公遂考相位勢其舊基差善且工速而不罷費省而不侈仍舊為宜然巨麗實十倍之始事于四月之下旬迄五月而告成先是城功猶未完眾盜復反自河南之諸部以銳騎數百來薄城下公乃率士民登

城禦之矢石交下如雨盜遂引去於戲自眾盜之得志於天下也遠近官吏多膝縮無似望風驚靡狼顧而鼠伏或棄城而竄自保一死委其民于虎吻曾不之顧或灑掃供帳具酒食逆犒於郊外匍伏跪拜莫敢仰視如公者天下一人而已公名岱由進士歷御史左遷徽歷中外風譽殷殷一城奚足為公記而必欲記之

**王鴻儒內鄉縣城碑記**自者蓋以永永民之思耳

盜起燕南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城鎮村落多所殘破若內鄉其一也明年縣令張侯經來宰是邑見舊城卑薄不可守率勵吏民百堵皆作無何而功以成址厚四丈其高減四之一下因以石外甃以磚重門四闢麗譙高揭粉堞周施輝映雲漢繚以澹澹注以清流授兵登陴望者氣懾誠一時之金湯也於是賊再至而不敢近邑人德之乃請余記其事於石竊惟昔者文王作邑于豐也其詩曰築城伊洑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夫築城而深其池至可匹豐水則池之深不可越矣池不可越則城之高不可凌矣城高池深家計以立敵國外患復何能加故文中子曰安家所以安天下存



我所以厚蒼生正此詩之意也城之不可不高池之不可不深是固然矣若芻粟不多器械不利將焉與守然四事備矣而人心不固事亦難知又必威足以檢攝異同惠足以消融去就人自為守吃若巨防如此則於應變保民也何有張侯其念之哉

**李遜學汝寧府城碑記**

正德六年辛未盜起畿甸延蔓至河南始數萬人攻城破郡刳屠焚掠慘不忍言時汝寧屬邑已破陷數處獨郡城尚完民相競携負竄入蓋冀圖朝夕安耳賊復奄至城下為臨衝百餘將攻之人心益懼山東新城畢公為郡守憂民徇國乃督率軍民臨城捍禦披誠勵眾歷旬日不遑安真若父母於妻子唯恐其有弗寧者已而官軍大至始潰去尋相繼追勦無遺育土宇以靖民始復故業乃相慶曰微我公保障吾屬無噍類矣踰月公集境內士庶謂曰頃者盜賊煽禍汝輩幾莫能脫茲雖平未可以棟宇獲免而遽為燕雀之昭昭思患預防今日急務向使舊無城其將焉往維城土所築耳而易潰吾欲經營以利永久顧瘡痍甫定若難征役者然莫厥攸居所以綏妥有眾也於爾如何衆

似有難色公復開諭咸幡然釋悟曰非明公慮不及此公遂請諸當道大具畚鍤揣高低度厚薄仍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畫餼糧擇官屬有能幹者分地督之以事事又乘暇日自省試以驗勤惰加懲勸焉肇工於壬申至癸酉告成高若干丈廣若干丈環圍若干里皆覆磚甃石而實土於中復新麗譙堽鑰以時啓閉於是雉堞垣墉蠹雲疑鐵視舊殆不啻倍蓰費逾數萬緡而人罔知所從出居民過客動色改觀以為因循百餘年故城而一旦為言言之巨鎮豈亦有異數耶未幾公即擢河南叅政繼公守姚君宗翰謂公之功宜有言示後因以其責畀予夫經國安民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固也然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諸侯城邢城楚丘春秋書之而况今之守令受天子郡邑以安民為職則凡所以禦暴捍患者莫先於城池尤非侯國恤鄰者比而可以不究厥心哉公所以亟圖是舉者重所任也嗚呼君子處天下之事固貴於謀而尤貴於克斷斯事可集也若公於茲役決機售策不惑群議以期底於有成卒使勢壯金湯人保康乂非其有愛下之仁慮事之

智而又濟之以剛斷之才者不能也故曰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公之深恩厚澤當與城並峙於無窮矣猗歟偉哉公名昭登弘治己未進士以工部郎中假守其尊人大司空先生立朝負時望而公服庭訓有素宜其才克識遠政善行修所以福汝人者匪獨城也因大書以俟執史筆者采錄且以為後人勗時協力贊襄者則同知

商城縣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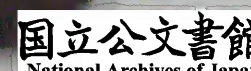
鄭時佐通判李穆李玪推官張仁云  
**碑記** 商城古殷地也城外有商王墓地本隸固始成化間始析置茲邑舊無城當承平時百姓兀兀各守其業四方無兵革之擾城雖無弗虞也頃歲盜起克斤汝穎紛攘凡邑治無城守者恒罹破陷盜嘗一過齊民皇皇莫知所禦避既過尤慮其復來正德辛未秋七月平原李君允恭適奉命宰商既至畢新庶務乃曰不暫勞者不久逸邑無城何以衛民遂告于眾僉曰勞我者所以安我也罔不忻應迺會計工備相地之廣狹長短鳩石運甃鄭築累甃百力並舉以身率勵民咸子來歷兩月而城完自址至堞言言吃吃厚若干尺崇若干丈周圍若干步信奇功也越明年三月十七日劇

賊劉七輩復糾眾萬餘人來攻李君以死自誓操矢石偕其民人前後悉力捍戰賊遂累敗散去邑竟得全民始安堵是役也財不知費民不告勞既城矣又得民死力以守之曷使之然耶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此豈非李君忠誠仁愛之心格孚昭布有以說民之所致歟

謝遷沈公祠碑記

汝州守沈侯歿於官民德之乃立祠以祀又立去思碑以志之

迨今三十年矣民祀侯益虔而所以追思侯者愈切更侈為新祠肖侯像以妥侯靈復欲樹碑於祠前於是郡人何允恭輩相率來京師謁余請文言侯在汝善政寔多僕輩尚能記憶歷歷陳說曩時所立碑第述民念侯意載政績未詳恐後泯致訛民宣德甲寅侯自太學生拜是州命至則殫心慮求所以惠民之要道延州父老張瞻輩數人詢利弊可興革者相地宜均水利高阜之坂下濕之隰皆親教民荷畚鍤作坊墉以備乾澇又擇堰長主之如聚寶等陂塘渠堰皆侯所修利出賴以成者數千百頃每歲單車行阡陌教民播種五穀所植毋失其宜民有貧無種具者為勸富室貸之賞罰



用力不用力俾無游惰又計戶課植桑棗戶以數百本為率數年間桑棗成林蔚鬱數百里民迄今獲其利無算雨暘時或少愆侯輒憂形於色齋沐懇禱必應而已初歲凶盜起侯多方捕逐表鄉民劉義為巡檢以旌獲賊之功無不用命者盜遂以息民有流徙他方招徠之為寬其征徭由是扶携歸舊業幾千人校勘版籍定民戶等差以均役平賦民不能欺懸州故有預備倉侯至歛散有經民被實惠矣每征催必以時四鄉各有倉以便貧乏不能遠輸者俟隙則倩有力者為之轉輸侯始至時累年逋負府司督責甚亟侯游為措置不二三年而足民不知擾人以其不負官不損民為難學舍殿廡頽敝侯撤而新之僅一歲落成民不言傷勞而莊麗視舊有加其績具在都憲陳公智所撰碑每朔望詣學宮考課問難日昃忘倦飲射諸禮皆次行之尤能優禮師儒故師道立而士皆知嚮學自是科貢輩出不乏婚喪之禮或貧不能備侯示以儉遂得不失時民有以事相告爭者侯不繩以法先以禮慰諭之多自慚愧而退問有健訟者侯記之以別頑良才風遂息獄無留繫州吏胥有

拙於文移者侯諄諄訓誨卒無不中考間雖有豪猾亦服侯仁信無敢欺既久民物阜康禮讓興行汝民庶幾古俗矣正統癸亥侯乃以疾終在州將十年始終如一日無浮言無疑行視民猶子民亦邛之若父母然政教是以有成遷嘗伏取大明一統志歷考南陽名宦載侯績大畧如所陳不誣嗚呼若侯者亦可謂當今一循吏矣夫自侯歿以至於今汝之人老者凋謝殆盡壯者亦既以老若今少壯者則皆不及覩侯面者矣而皆懇懇焉若是非深愛其能然者哉昔李冰文翁皆廟食于蜀更千數百年不廢蓋冰以養翁以教皆非淺淺目前之澤宜蜀人德之之深也侯於汝兼冰與翁所有者而有之安知侯之祠在汝不猶蜀乎侯名貴字廷臣浙之崇德人浙江庚子貢士銘曰古稱循良粵惟愷悌悌以悅安愷以強誦沈侯於時乃兼得之有父之教有母之慈惟侯之仁宜此汝民侯來于于民則申申民有衣食侯侯而足民有秉彜侯侯而復無流而疆無暴而狂以安其居以遂其生碑血食有祠固天之常匪民之私班志冊具載

侯績百世而下長民之則汝民思侯山峙川流侯  
 不忘汝恍惚來遊載新其廟載嶺其貌載深其刻  
 以永**何景明確山縣城碑記**確山舊有土城緣塹  
 攸報城北寇之南吏民睨城曰此曷足以捍而守之邪  
 廼相與棄其城走匿山上寇廼入燔燒官治及民  
 舍城中半赭八年僉事甯君河至始計度城役擇  
 邑內有力者八姓限以工俾知縣吳照縣丞鄭琛  
 典史吳金悉力董之以儻厥事九年僉事閻君欽  
 代甯君兵備視城未就曰工弗可以已也役弗可  
 以亟也弗已以終休弗亟以蘇憊終休蘇憊治之  
 仁也可不務乎乃專以吳金董事責其成十二年  
 知縣宋良臣至而吳金以他務出復專責之良臣  
 良臣則均力嚴事葺其壞繚其未完樹三城門樓  
 及月城角樓鋪樓內土城咸備十三年十月閻君  
 登城視喜曰城不已就乎於是吏民又相與睨城  
 曰嗟乎使七年有此城盜不得志也以茲而往可  
 以捍我衆矣非二兵備之功乎非諸縣官之勤奉  
 其令乎夫有勞逸之有始終之上猷于心下宣諸  
 力一邑之城踰數歲經營於二兵備歷於諸縣官

然則千百年之事可以苟焉為哉城圍七百餘丈  
 高三丈陶磚括其表良臣曰是不可無紀廼使吳  
 金來求予**信陽州城碑記**僉事閻君子明兵備之  
 文刻諸石都給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隍峻浚樓堞虧蔽表  
 帶山河囊括萬家之室相顧嘆曰壯哉麗乎斯城  
 萬年之固也先是僉事甯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  
 之後為防焉巡舊城視之曰庠也必崇而新之乃  
 計費度工措財於官府取力於隙民歲餘城南門  
 迄西北至東門起北門樓大功未就去又遇積雨  
 墻壞數百丈閻君至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  
 立三門樓東懸鼓司晨西懸鍾司昏又置漏小南  
 門司晝夜四時斲城上令旁下而走水即積雨不  
 壞其役不亟而功有稽其用經而力紓故三年而  
 城成人曰二兵備之於役也於是事先後緩急各  
 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圍廣千三百五十六丈有  
 七尺董其役者知州彭偉指揮袁凱張恕孟漢千  
 戶傅欽任武百戶王羲梁山醫官周寶於是知州  
 林公大霖指揮使鮑君國來請文紀諸石何景明  
 曰古者諸侯守在四鄰政貴人和不以險塞為固

是故論治者有本末焉然時平而備弛併其末者  
 亡之昔大盜之入汝南也吏有棄城者矣然西平  
 上蔡之長固死守吏也寇則踰垣塌門入即二縣  
 有堅城令弗死唐縣城稍完則守此豈可謂未弗  
 治邪是役也甯君經始闢君成之二君功德斯地  
 者並久遠矣闢君今且明其陳簡其卒作其禮教  
 夫城以蔽衆簡卒以守明陳以簡作禮教以經  
 之所為兵備者無弗至矣此豈徒治未者哉 **沈**

**杰布政使司題名碑記**  
 太祖高皇帝當定鼎中原之初襲元舊制置行中書  
 省未幾裁罷立十三布政司以控外服筦財賦設  
 左右布政使參政參議各一以分領其職宣政教  
 播德澤胥此焉賴自正統景泰以來地方多故建  
 議者復益以督糧撫民參政二員以相其政銓曹  
 奏請從之今上即皇帝位凡內外諸司制度沿革  
 率循舊典汰冗員罷不急至是裁革河南當天下  
 要衝實兩京藩輔之地每有員缺必遴選以克乙  
 丑春商山南公鏜以客部正郎出叅省政丁卯轉  
 右轄明年戊辰轉左轄公才贍而量宏守堅而施  
 博不為崖岸詭激之行雖處冗劇而應答優裕故

事集而民不擾已已春予自山西左叅擢右使公  
 謂予曰沿革之制古今頗異人才之興代有其人  
 不行以紀後將何稽惟古題名有記若司馬君實  
 之論忠詐曲直勤懲攸繫是不可不續也爰指近  
 世題名于石者曰若近時懷遠年公富三原王公  
 恕之為左右使廬陵王公槩之為左叅異時功業  
 赫燁德型懋隆為時名臣皆吾輩所當法者茲豈  
 小補哉於是鑿石以續屬杰為記杰為京師天下  
 諸藩之表率也諸藩一方郡縣之表率也凡登名  
 茲石者曷思所以倡率於下歟必恪致誠正以修  
 其身絜矩忠信以裕乎民則霖雨施於一方矣他  
 日秉鈞軸當大任又將霖雨乎天下使其身在中  
 國則尊在四塞則畏在後世則仰炳炳琅琅如景  
 星如鳳凰如泰山喬嶽庶無負朝廷倚托之重無  
 愧於前之諸公否則肉食無補豈祖宗設官養民  
 之意耶吾聞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位不必崇惟其  
 稱可不惕然思凜然畏哉予與公有同年同 **毛伯**  
 寅之雅因其命敢不僭書于石以告來者

**温三賢祠碑記**  
 三賢祠者祀高李杜三賢于吹臺  
 之上也按唐史高適李太白杜甫天

寶中聚梁宋間共飲吹臺之上酒酣擊歌俛仰今古旁若無人而杜詩亦云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是時白甫皆以讒嫉去國年各四十餘而適則封丘尉耳三人者固蓋世之豪也顧坎珂徘徊行歌古墟榛莽中使其登臺悲嘯望芒碭數鴈驚嗚呼傷哉白梁園歌適古大梁行豈以其時詩歟詩李杜尚矣適詩慷慨悲歌為盛唐諸人冠而杜子亦時時推適曰美名吾不及佳句法如何蓋飄然不群之外推者適一人耳適五十始詩故叙年李杜上其詩頡頏二子故並賢之而並祠之吹臺故有禹宮宮之後有空室而棲非其鬼伯溫業令撤其鬼而祠三賢矣今年秋偕蜀張子關西袁子李子謁焉登臺四望曠原孤城日涼雲斷風飄飄起黃蘆末搖軒振櫺予與三子者灑然驚回思三賢又淒然悲曰適顯矣白甫乃如斯已耶傷哉傷哉

**何孟春岳忠武王廟碑記**  
宋岳鄂侯武穆王廟始建於鄂再建於杭

三建於湯陰而今建於梁城南之朱僊鎮在鄂者王開國地王寃白時已建在杭者王墓在焉在湯

陰者王父母之邦其廟皆著祀典而朱僊鎮者王之功於是為極王之忠憤所不能忘者也王當靖康建炎之難應宣撫募屢擒劇賊轉武階隸留守司所向戰必克以言事削官歸詣招討使時年尚少柄任未及而奇其戰功者以為古良將不能過聽其言者知其非行伍人也新鄉之戰侯兆川太行山皆有功而事見忌於都統胙城之戰黑虎潭汜水關竹蘆渡南薰門及清河鐵路步六合烏江皆有功而謀復行於留守然王自一軍獨制兀木不能犯枕長入而宋得復建康則皆廣德之戰宜興鎮江東清亭牛頭山新城靜安之功也嗚呼王用統制借補州刺階大夫四年間崛起行伍厥功已如此紹興以來王始承制命秉節鉞存陞使帥專征諸路控扼數州叛將歸降逆賊奔潰江西嶺表水陸繼平使內不得合外無與應固皆王之功也王志在中原復讐報國奏移屯鎮每圖大舉而奸相擅權力主和議時臨機至輒加沮抑高宗聞王言始大感悟授王河南北諸路招討之命王分遣諸將在處奏功相繼大軍既北與兀木遇大敗之於鄆城於臨頹於頹昌而進至是鎮距汴四十

餘里與元木對壘又大破之當時中興之機舉集  
 目中天時人事強弱已見而班師之詔前後踵趨  
 使王十年之力廢於一旦蓋秦檜之計也嗚呼王  
 之功於是為極而王之忠憤亦於是為甚王一回  
 轡河南州縣復陷明年犯廬濠王至則遁去和議  
 既決而王歸遂死于權奸之手矣嗚呼高宗嘗命  
 王中興之事一以委卿而竟不能成王垂手燕雲  
 之功於招討之命若是者天耶人耶王之功自紹  
 興來十二年間朝廷無日不聞捷士民無處不賴  
 其救徵諸史冊難復事數而地計而春獨謂是鎮  
 為極者以此王之踪跡周旋兩河南北凡幾而獨  
 是鎮有廟與其開國地其墓其鄉比者春所謂王  
 之忠憤所不能忘者也嗚呼王廟在宋惟鄂國朝  
 抗湯陰用守臣議並署而是鎮成化間居民知義  
 者共為之藩臬官交獎助之其制簡隘今天子正  
 德紀元之四年巳巳河南鎮守因行縣有感乃拓  
 而新焉而廟貌闕偉香火虔嚴開封道紀司擇道  
 士一人司焚祝焉顧歲時祭物供諸居民弗典弗  
 虔焚祝衣食無所於寄又四年壬申布政司右布  
 政使楊公子器至為買旁鎮腴田七十畝出帖給

廟春適至為量費制祭備用鑿井作亭廟前俾廟  
 神有禮享祀有業守民知義者交慰焉乙亥春當  
 去汴民石杲等聯告請記春謝不及為明年道士  
 楊繼時又走京師以請嗚呼忠義之在人心亘古  
 今達天下豈有既哉今大行兩河之人皆應王之  
 忠義豪傑也昔者挽車牽牛載糗糧餽義軍頂盆  
 焚香侯王之人今日拜廟之民也嗚呼是孰強之  
 使然哉忠義之在人心不得而泯也謁是廟者忠  
 義之心其油然而生矣乎春於是重有感焉  
 廟之地界田畝俱列石陰以示來者是為記

秦公祠碑記

祭法能捍大患則祀之而王制亦有  
 受成於學之文反則釋奠于學以訊

馘告詩泮水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是也前河南  
 左叅政今戶部尚書鳳山秦公裒兵鞠旅與劇賊  
 選嘜殪之封丘以奠洛師在禮封丘宜有廟祠而  
 祀宜在學宮左右先是丘民感慕功德創祠繪像  
 以奉蒸嘗久矣龔君來尹茲邑復謀所以廓而大  
 之門庭堂寢百用具修巡按御史許君補之請縉  
 文其事于碑以示永久武廟初闡監專恣濁亂煽  
 虐流毒海內群盜竊發霸州人劉齊等招集亡命

斬竿揭木出入齊魯間有楊虎者為之爪牙所過  
 隳突殘破城邑賊殺長吏燔燒剝剔流血成川積  
 屍為丘兩河南北悉被蹂躪不復能制遠近繹騷  
 撼搖畿輔鉦鼓之聲震動數千里已而長驅京洛  
 攻延津逼封丘公時左叅藩司率先捍禦群議洵  
 洵宜宵遁以避其銳公曰封丘扞蔽省城吾當與  
 之先死耳獨策馬登陴急選車徒鍛矛矢申畫曹  
 伍訓勵勇敢為抗守之具則又移書臺臣陳說利  
 害要駐閫帥合謀戮力相與冒鋒鏑櫻矢石擊賊  
 於割脚之野一鼓而殲其渠魁復追至長垣捷奏  
 天子由是賊徒駭散奔伏他郡勢衰沮不復振逾  
 月而竄於狼山卒以蕩平意祭法所謂能捍大患  
 者非公其孰人哉當賊勢方劇郡縣披靡狐鼠進  
 退莫敢支吾至有迎降納款者遂使草莽逆豎橫  
 行六州無辜之民備受慘毒當宁旰食張皇邊戍  
 僅乃克之向使典領方面宰制郡邑得如公者分  
 據盤錯其間式遏亂畧懲之於始蓋不待狼山而  
 後息肩矣公之功於是為大廟食之典與國咸休  
 可也乃紀之以告來者詞曰武廟嗣服昊天降疵  
 君側弗靖寺人蔽之攘竊威福濁亂綱紀高下臆

決僭擬天子淫刑峻罰動觸機咎神病瘵籲階禍  
 賈怒頌頌羣宄嘯聚繹騷封豕豺豕淵藪逋逃隳  
 突齊魯憑陵河華吞鎗咆哮長驅中夏屍丘血渠  
 殘破邑居焚掠剝炙蕩為丘墟畿甸震驚死洛感  
 脅窺我延津得之詞課顯允司徒叅藩于梁秉鉞  
 褰帷齷其披猖卓彼封丘洛邑之屏扼其吭咽捍  
 我要領我鍛我戈我服我矢王事孔棘示以必死  
 羣譁弗臧神機潛握逸留閫帥相為犄角虎臣桓  
 桓蛇矛如湍執訊獲醜截腦裂肝奔潰顛踣鹿駭  
 狼竄大憝肅清綏章有燦迺慰迺止梁有厚喜家  
 室謳吟荷鋤負耒梁有城隍惟公毀之爾耕爾蠶  
 惟公宴之以削以築爰卜斯室於樂泮水作廟翼  
 翼醴醑役脯坎坎擊鼓稽首拜舞願言多祜李以  
 考茲新宮丹雘攸崇史臣勒辭以紀膚功

唐高烈女祠碑記

正德壬申流賊猖獗犯我郊圻

維民高崗女名小梅年甫十六獨抗顏峻詞義不  
 受辱賊猶悅其色陽懼之以兵女遂大誓曰賊狗  
 奴死即死耳吾豈汝從耶賊怒藜亦之至死罵不  
 絕口嗟夫士君子平居巍冠博帶以百行自負比



臨死生輒改心易面逆理求活有婦人女子之所  
 蓋稱者小梅乃荆布弱息無簪珥之華綺羅之麗  
 也然自視其身不啻萬金之貴頸可斷而節不可  
 奪慄慄焉皜皜焉儻所謂與崑玉秋霜比質者耶  
 昔詩詠江漢實本文德是豈祖宗之德澤培養者  
 久故女子亦知以義自守歟抑亦其天性歟時守  
 土者以事奏聞旌其門曰烈女而祠尚缺焉丙申  
 歲九月兵憲邢公觀風是邑而重有感吊以詩歌  
 遂檄下邑侯建祠祀之庀徒揆日畚鍤具舉既棟  
 墉之又丹雘之美以崇往節厚實也以垂來範彰  
 軌也邢公其得維風之首務哉余獨慨烈女至今  
 未洽百年當時豈無厚貲巨姓同履斯難者然亦  
 已湮滅無稱獨女之死耿耿如昨且也旌表于當  
 年而追祀于今日則彼之不死者其果不死耶此  
 之死者其果死耶庸知夫不死之為死而死之為  
 不死耶死與不死且不可得而知况于身外之浮  
 榮乍得而乍失者歟而昧生者殉身惡死者弱喪  
 何其惑耶然則鴻毛泰山之喻達人權之審矣斯  
 乘也女範既彰士則不遠觀感之情得無異乎是  
 故奴顏婢膝甘心富貴之徒觀是祠也則必有觀  
 然汗翻然悔懼見羞于烈女者矣突梯滑稽悚迫  
 西東之輩觀是祠也則必有憮然思惕然憤求不  
 愧于烈女者矣然亦豈無希心彘比抗志浮雲一  
 得喪齊死生身負萬古之綱常而超于烈女者乎  
 噫臣死忠子死孝此固士君子所以維世教立人  
 極者微斯人則建祠之意孤矣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五 終

河南通志

卷之第四十五

五

